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他加祿語到菲律賓語：

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語言意識形態轉向

From Tagalog to Filipino:

The shift of Language Ideology in Philippine Nationalism

溫康迪

Wen, Kang-Ti

指導教授：蘇宏達教授

Advisor: Hungda Su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August, 2019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從他加祿語到菲律賓語：

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語言意識形態轉向

**From Tagalog to Filipino: the Shift of Language Ideology in  
Philippine Nationalism**

本論文係 溫康迪 君（學號：R04322029）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8 年 7 月 29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簽名）

（指導教授）

楊聰榮

如東

蘇宏達



## 從他加祿語到菲律賓語：

### 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語言意識形態轉向

#### 摘要

本文所欲探討的問題是：菲律賓的法定國語，從原本以他加祿語作為發展基礎，到現在變成以所有菲律賓語言和外語作為發展基礎的「菲律賓語」，這個過程反映出菲律賓在語言意識形態上的何種變化？而這種變化以及它所產生的結果，又如何反映出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問題？借用 Woolard (2016) 所提出的概念，本文將指出，從他加祿語到菲律賓語的轉變，反映了菲律賓民族主義菁英在語言意識形態上的修正，從「本真性」的意識形態往「匿名性」的意識形態偏移。促成這項轉變的因素有二：其他族群的抵制與「英語—Pilipino」雙語政策的形成。前者使得以他加祿語為核心的 Pilipino 失去國語地位，而後者則使得 Pilipino 實際上的使用基礎大為擴張。等到 1986 年制憲大會時，為了鞏固他加祿語的基礎同時避免其他族群的反彈，他加祿主義者沿用了「菲律賓語」的名稱，並且在論述上消弭了它的他加祿根源，又在法律上擴充了「菲律賓語」的發展基礎，以「匿名性」的意識形態論述來主張「菲律賓語」的正當性，並否定其他語言族群的挑戰。「本真性」的意識形態並沒有被揚棄，而是持續被用來抗衡英語的影響。透過複合地運用著「本真性」與「匿名性」的意識形態論述，他加祿主義者確實成功地在英語之下、地方語言之上，為他們所謂的「菲律賓語」掙出空間，但是包含在「菲律賓語」當中的他加祿中心主義，仍然持續地遭到其他語言族群的揭露與挑戰。

關鍵字：菲律賓、菲律賓語、他加祿語、國語、民族主義、語言意識形態

# From Tagalog to Filipino: The Shift of Language Ideology in Philippine Nationalism



## 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d to answer: how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ippine national language, from basing only on Tagalog toward a language basing on all Philippine languag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which is called “Filipino,” represents the shift of Filipinos’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how the shift as well as its results reflects the problem of Philippine nationalism. By applying Woolard’s concepts, the thesis argu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agalog to Filipino reflects the revision of language ideology of Philippine nationalist elites, from the ideology of *authenticity* toward *anonymity*. The reasons for this shift are: the rejection from other ethn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Pilipino bilingual policy. The former deprived Pilipino of its national language status, while the latter expand its usage in actual. By the time of 1986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basis that Tagalog had achieved, and to prevent resist from other ethnics, the Tagalista continued to use the term “Filipino,” eliminated its Tagalog root in their discourses, and enlarged its development basis in the law, legitimizing the use of “Filipino” with the discourse of *anonymity* and refuting the challenge by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ideology of *authenticity* didn’t get discarded, but was instead maintained to resist the influence of English. By applying the ideologies of *authenticity* and *anonymity* in a complex way, the Tagalista successfully strived for a room for Filipino between English and vernaculars, but its Tagalog nuclear is continually revealed and challenged by other ethnic groups.

Keywords: Philippines, Filipino, Tagalog, national language, nationalism, language ideology

# 目錄



|                                   |     |
|-----------------------------------|-----|
|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 i   |
| 中文摘要.....                         | ii  |
| 英文摘要.....                         | iii |
| 目錄.....                           | iv  |
| 圖表目次.....                         | v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問題意識.....                     | 1   |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11  |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18  |
| 第二章 語言背景與歷史遺緒.....                | 23  |
| 第一節 菲律賓的語言情境概述.....               | 23  |
| 第二節 西班牙帝國的語言遺緒.....               | 28  |
| 第三節 菲律賓民族主義膨發時代.....              | 35  |
| 第四節 美國的英語政策及語言意識形態.....           | 42  |
| 第三章 他加祿語言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反挫.....          | 45  |
| 第一節 Lope Santos 的論述分析.....        | 45  |
| 第二節 Renato Constantino 的論述分析..... | 57  |
| 第三節 Leopoldo Yabes 的論述分析.....     | 62  |
| 第四章 語言意識型態的轉向.....                | 69  |
| 第一節 1986年制憲大會的召開背景.....           | 69  |
| 第二節 1986年制憲大會的論述分析.....           | 71  |
| 第五章 結論.....                       | 77  |
| 參考資料.....                         | 80  |



# 圖表目次



|   |    |
|---|----|
| 圖 2-1、菲律賓語言分佈.....                        | 26 |
| 圖 2-2、菲律賓的語言金字塔.....                      | 28 |
| 圖 2-3、「卡蒂普南」的旗幟.....                      | 38 |
| 圖 2-4、「卡蒂普南」旗幟與菲律賓國旗.....                 | 39 |
| 表 1-1、他加祿語、Pilipino 與 Filipino 的概念比較..... | 7  |
| 表 2-1、菲律賓前 20 大家庭慣用語彙／方言（2000 年）.....     | 25 |
| 表 3-1、美國統治時代的本土語言刊物.....                  | 46 |
| 表 4-1、1986 年制憲委員會的席次分配.....               | 70 |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問題意識

### 壹、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問題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菲律賓人對於他們的「國語」(national language)的相關論述。在中文的語境下，「國語」是「國家語言」的簡稱，主要是強調它作為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或標準語言(standard language)的屬性，但是如果從英文來看，“national language”當中的“national”，除了有「國家」的意思之外，也有「民族／國族」的意涵。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國語」的時候，我們其實也是在討論「民族／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問題。<sup>1</sup>


在1987年，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剛垮台不久、柯拉蓉(Corazon Aquino)剛接掌政權約一年左右的時候，美國的《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刊載了一篇引起廣大迴響的報導，標題叫做：“A Damaged Culture”(一個破敗的文化)。<sup>2</sup>該篇報導的記者James Fallows除了對菲律賓的經濟前景抱持著悲觀態度之外，他還把菲律賓長期的經濟凋敝與貧富差距歸咎於「民族主義的失敗」。<sup>3</sup>他認為，儘管民族主義經常引起國家之間的對立，但是如果沒有民族主義卻可能更為糟糕，因為那將使人們的忠誠對象更加地狹隘、更加地分裂。他如此描述「民族主義的失敗」在菲律賓的展現：

菲律賓人至少就個別來說，都和個別的日本人一樣勇敢、仁慈、高尚，然而他們的文化卻以更狹隘的方式劃分了善待他人的界線。菲律賓人以忠於家族、同學、朋友、部落同胞與同村居民為傲。斯莫基山的居民對彼此的溫柔

<sup>1</sup> 中文世界對於“nation”和“nationalism”尚缺乏統一且眾所接受的翻譯。在本文中，無論是使用「民族(主義)」還是「國族(主義)」，皆用以指涉“nation”和“nationalism”的概念。

<sup>2</sup> Fallows, James. 1987. “A Damaged Culture.” *The Atlantic*. In: <https://tinyurl.com/yaoh83qv>.

<sup>3</sup> 原文：“I think it is cultural, and that it should be thought of as a failure of nationalism.”



足以突破你的心。但是每當我觀察菲律賓人的友誼時，我總是想到了《教父》（The Godfather）裡頭的黑手黨家族：對圈內的人是全心的奉獻，對圈外的人則是全面的戰爭。因為善待他人的界線僅限於家族和部落，因此他們排除了這個國家至少九成以上的人民。而正是因為這種分裂—這種民族主義的缺乏，所以在菲律賓，人們對待彼此的方式比任何我所看過的亞洲國家都還要惡劣。<sup>4</sup>

儘管 Fallows 對於菲律賓社會的涉入時間不長，程度沒有很深，但是他對於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評價卻讓不少菲律賓人感同身受，例如，曾經擔任柯拉蓉總統新聞秘書（press secretary）的菲律賓記者 Teodoro C. Benigno，就引用了 Fallows 的文章來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貧窮民眾擁戴因貪汙而被迫下台的艾斯特拉達總統（Joseph Estrada），<sup>5</sup> 而曾經獲得菲律賓國家文藝獎（National Artist for Literature）的小說家 F. Sionil Jose 也引用了 Fallows 的評論來感慨菲律賓人的不團結。<sup>6</sup>

筆者曾有幸在 2016 年透過一份實習機會首度踏上菲律賓，在馬尼拉（Metro Manila）待上一段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的時間。然而，至少在馬尼拉，筆者卻感覺到菲律賓民族主義是非常彰顯的：每當筆者參加當地的學術會議或國際型會議，在正式開始之前，一定會有一段唱國歌的過程；在菲律賓的民族英雄日（National Heroes' Day）當天，Ayala 三角花園（Ayala Triangle Gardens）的幾座英雄雕像都被獻上了花環；而在參觀一些歷史博物館的時候，例如馬卡蒂（Makati City）的 Ayala 博物館（Ayala Museum）、聖地牙哥保的 Jose Rizal 博物館（Museum of Jose Rizal, Fort Saniago）等等，也能感受到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

為什麼我們能夠在馬尼拉感受到強烈的民族主義，但另一方面卻又有不少菲律賓人對於他們的民族主義感到懷疑呢？很多菲律賓人將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問題


---

<sup>4</sup> 筆者自譯。

<sup>5</sup> Benigno, Teodoro C. 2001. "Again, our damaged culture." *The Philippine Star*. In: <https://tinyurl.com/y43d9tuy>. Latest update 22 June 2001.

<sup>6</sup> Jose, F. Sionil. 2019. "We Filipinos: O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Philippine Star*. In: <https://tinyurl.com/y56fdnwr>. Latest update 28 July 2019.





歸咎於美國文化對菲律賓的支配：自菲律賓從美國獨立以來，菲律賓人仍聽著美國的音樂、看著美國的電影，並且，講著美國的語言。1959年，菲律賓歷史學家 Renato Constantino 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Filipino”（菲律賓人的錯誤教育），控訴從殖民時代以來的美國式教育如何戕害菲律賓人的民族認同。他特別指出，菲律賓的學校持續地使用英語進行教學，正是導致菲律賓人無法互相理解、促進民族主義與民主發展的關鍵原因（Constantino, 1970）。可是，現在世界上多數的國家或社會，除了少數極端案例之外，有哪一個不聽美國音樂、看美國電影，並且積極地想要學習美國的語言呢？但是在多數情況，接受美國文化的影響並不會對這些國家或社會造成民族主義匱乏的問題。

筆者認為，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問題，與其說是因為無法抗拒美國文化，不如說是因為無法成功整合內部的不同文化和歷史觀點。Anderson（1998:235-262）曾經分析菲律賓官方為了紀念菲律賓百年國慶（Philippine Centennial Celebration）而採用的 Jose Rizal 小說的英譯本。他發現當中存在著許多漏譯與時態的調整，這並不是因為譯者的能力不足或疏忽，而是他刻意想迴避或淡化 Rizal 對於教會與菁英階級的批判，以讓這個譯本符合菁英階級的觀點。Anderson 以他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一書當中所提出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概念，來形容這種選擇性的民族建構的情況。筆者認為，菲律賓的「官方民族主義」除了是以菁英階級為中心之外，它的另外一個特徵是以他加祿（Tagalog）族群為中心，而這一點正好反映在菲律賓的「國語」問題上。

## 貳、菲律賓的國語爭議

### 一、CMO 20 風波

2018年11月，菲律賓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SC）判決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以下簡稱CHED）將菲律賓語（Filipino）

及菲律賓文學 (panitikan) 從大學核心課程 (必修) 中移除的決定沒有違憲。<sup>7</sup> 整起事件要追溯到 2013 年, CHED 為了因應菲律賓學制的改變,<sup>8</sup> 發佈了〈第 20 號備忘錄命令〉(CHED Memorandum Order No. 20. Series of 2013, CMO 20 s. 2013), 調整大學的課程架構。<sup>9</sup> 在這份備忘錄命令中最引起注目的部分是, 菲律賓語及菲律賓文學從核心課程當中被拿掉了, 此舉引發許多教師、學生、作家及文化團體的抗議。

以菲律賓語捍衛者聯盟 (Alyansa ng mga Tagapagtanggol ng Wikang Filipino, 以下簡稱 Tanggol Wika) 為首的抗議團體, 於 2015 年向最高法院提起訴願, 主張 CHED 的命令違反憲法當中與「國語」(national language) 相關的規定。<sup>10</sup> 菲律賓 1987 年憲法第 14 章第 6 條 (Article XIV Section 6) 規定: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the Philippines is Filipino. As it evolves, it shall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enrich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Philippine and other languages.**

(菲律賓的國語是菲律賓語。隨著它的演進, 它應該在菲律賓的固有語言及其他語言的基礎上, 被加以發展和豐富。)

Subject to provisions of law and as the Congress may deem appropriate, the Government shall take steps to initiate and sustain the use of Filipino as a medium of official communication and as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根據法律規定與國會所認定的適當方式, 政府應採取措施以發起並延續

<sup>7</sup>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019. "SC upholds K-to-12 program with finality." In: <https://tinyurl.com/y2fw4skk>. Latest update 26 May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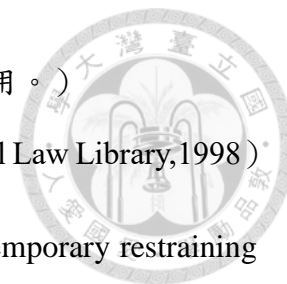
<sup>8</sup> 菲律賓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epEd) 從 2011 年開始推行「K to 12」改革。K 所代表的是幼稚園 (kindergarten), 12 則代表 12 年級 (12th grade), 「K to 12」即代表從幼稚園、小學 6 年、初中 3 年到高中 3 年的這一段期間。由於菲律賓原本的學制並沒有高中的設計, 在初中讀 4 年之後就直接銜接大學, 因此「K to 12」即是要把中學階段由原本的 4 年延長為 6 年。詳情可參見 DepEd 的政策網站 (<http://k12philippines.com/>)。

<sup>9</sup>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CHED). 2013. CMO 20 s. 2013. In: <https://ched.gov.ph/cmo-20-s-2013/>. Latest update 25 Apr 2017.

<sup>10</sup> Tanggol Wika. 2015. "Tanggol Wika versus Noynoy-CHED (Supreme Court Petition)" In: <https://tinyurl.com/y439uluo>.

菲律賓語作為官方溝通媒介與教育體系之教學語言的使用。

(ChanRobles Virtual Law Library, 1998)



最高法院一度於 2016 年對 CHED 的政策下達臨時禁令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TRO)，然而到了 2018 年 11 月，最高法院做出裁決，認定 CHED 的命令並不違憲，<sup>11</sup> 抗議團體隨即提請再議 (Motion for Reconsideration, MR)。最新發展是今年 (2019 年) 5 月，最高法院仍決定維持原本的裁決。

面對外界的質疑，CHED 主席 Prospero De Vera 表示，CHED 絕對沒有反對菲律賓語，只是將菲律賓語文課程轉移到高中階段進行而已，並且高等教育機構仍擁有學術自由，得針對菲律賓語乃至於其他菲律賓本土語言設置相關的課程。<sup>12</sup> 但是 Tanggol Wika 指出，大學階段的 Filipino 語文課程與高中階段在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且核心課程當中的其他科目，如英文、數學、科學等等，在高中階段也都有相對應的課程，但是都沒有像菲律賓語一樣被移出大學的核心課程之外。<sup>13</sup> 對於最高法院的判決，Tanggol Wika 已決定再次提起再議，<sup>14</sup> 而負責推動國語發展的菲律賓語言委員會 (Komisyon ng Wikang Filipino，以下簡稱 KWF)，亦呼籲各大學不要因為最高法院的判決而將菲律賓語科目廢除。<sup>15</sup>

不過，最引人注意的倒不是 Tanggol Wika 的抗議，而是有另外一群立場截然相反的人對最高法院的裁決表示歡迎。他們在社群媒體 (主要是 Facebook) 上相互呼應，並以兩個 Facebook 粉絲專頁為主要的意見匯集處：Save Our Languages Through Federalism, Inc 以及 Luzvimindan Project。<sup>16</sup> 他們的訴求是要廢除菲律賓

<sup>11</sup> 判決全文見：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2018. “G.R. No. 216930, October 09, 2018.” Supreme Court E-Library. In: <http://elibrary.judiciary.gov.ph/thebookshelf/showdocs/1/64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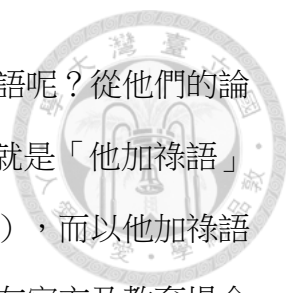
<sup>12</sup> INQUIRER.net. 2019. “CHED refutes ‘anti-Filipino’ tag.” In: <https://tinyurl.com/y4ne59oq>. Latest update 29 May 2019.

<sup>13</sup> Juan, David Michael M. San (Convener, Tanggol Wika). 2019. “Seven (7) Major Points to Convince CHED That Filipino and Panitikan Must Be Retained as Mandatory Subjects in College.” In: <https://tinyurl.com/y57vwhef>.

<sup>14</sup>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019. “Group appeals SC ruling vs Filipino, ‘panitikan’.” In: <https://tinyurl.com/y52d99ob>. Latest update 27 May 2019.

<sup>15</sup> Rappler. 2019. “KWF's Almario hits universities removing Filipino as a subject.” In: <https://tinyurl.com/yxu7n3h9>. Latest update 27 May 2019.

<sup>16</sup> Save Our Languages Through Federalism Foundation, Inc.. In: <https://www.facebook.com/solfedph/>; Luzvimindan Project. In: <https://www.facebook.com/luzvimindanproject/>; 類似立場的粉絲專業、



語的國語地位。為什麼會有菲律賓人反對以「菲律賓語」作為國語呢？從他們的論述中可歸納出兩項理由：首先，他們認為「菲律賓語」實際上就是「他加祿語」（Tagalog）－馬尼拉及周邊地區所使用的地方語言（vernacular），而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對於菲律賓的其他族群是不公平的；其次，他們認為在官方及教育場合持續地使用菲律賓語／他加祿語，已經壓迫到其他菲律賓語言的生存空間。

這群人的訴求引起了筆者的好奇。在此之前，筆者對於「菲律賓語就是他加祿語」這件事情從來沒有懷疑過，而我身邊絕大多數的菲律賓朋友也是這麼認為的。但是 Tanggol Wika 的成員在投書報紙時澄清道：「儘管直到現在，國語當中的許多字彙確實還是來自他加祿語，但是必須強調的是，1987 年憲法的第 14 章第 6 條已經為菲律賓語在其他菲律賓語言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sup>17</sup> KWF 亦採取相同的立場。在今年（2019 年）的「國語月」（Buwan ng Wika）期間，KWF 轉發了一篇媒體報導，內容提到：「今天，菲律賓語已經再也不僅是他加祿語的更名版本了。是的，它的基礎仍大量地來自他加祿語，但是它現在已經包含了來自這個國家其他 180 幾種語言以及外國語言的借字。」<sup>18</sup> 換句話說，儘管 Tanggol Wika 和 KWF 都承認菲律賓語當中有很大的他加祿語成分，但是根據憲法規定以及菲律賓語現階段的發展，它和他加祿語還是有區別的，只是這個說法不被反對者所接受。

## 二、“Tagalog”、“Pilipino” 和 “Filipino”

如果問菲律賓人他們的國語是什麼，有可能會得到三種答案：“Tagalog”（他加祿語）、“Pilipino” 和 “Filipino”（菲律賓語）。雖然這三者經常被視為同義詞，在實際上是否相同則存在爭議，但至少就法律層面而言，它們在概念上還是有區別的。

菲律賓存在著上百種地方語言（vernaculars），其中有一些語言擁有比較多的

---

部落格或網站應該還有很多，但是上述兩個是最突出的。

<sup>17</sup> 原文：“While it is true that until now, much of the vocabularie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are from 他加祿語, it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Article XIV, Section 6 of the 1987 Constitution paved the wa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Filipino, based on other Philippine languages.” Juan, David Michael M. San. 2014. “Debunking PH language myth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In: <https://tinyurl.com/y3db9vmx>. Latest update 17 August 2014.

<sup>18</sup> Galeon, Dom. 2019. “Our national language today.” Manila Bulletin. In: <https://tinyurl.com/yxaq7mj5>. Latest update 4 August 2019.



使用人口與比較大的分佈範圍，他加祿語即是其中之一。他加祿語的主要分佈範圍是呂宋島（Luzon）中南部與巴拉望島（Palawan），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即坐落在這個地區。

在菲律賓自由邦（Commonwealth of the Philippines）時代，<sup>19</sup> 他加祿語被指定為菲律賓國語的發展基礎。這個國語被稱作 *wikang pambansang Pilipino*（菲律賓國語），或直接簡稱為 *wikang pambansang*（國語）或 *wika*（語言）。1959 年，時任教育部長 Jose E. Romero 發佈〈第 7 號部令〉（Department Order No. 7），將國語的正式名稱改為“*Pilipino*”（Gonzalez,1980:102）。


不過到了 1971 年，菲律賓召開制憲大會制定新憲，新憲法—1973 年憲法—規定要發展一個新的國語，並稱之為“*Filipino*”（菲律賓語），但同時仍保留 *Pilipino* 作為官方語言。儘管 1973 年憲法本文並沒有說明這個「菲律賓語」是什麼樣的語言，但是後續的章節將會說明，當時的制憲大會代表預期這個「菲律賓語」是要在所有菲律賓本土語言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只是後來馬可仕政府實際上並沒有採取相關措施來促進「菲律賓語」的發展。

因馬可仕垮台而重新制定的 1987 年憲法，沿用了“*Filipino*”（菲律賓語）的名稱，但有別於 1973 年憲法將「菲律賓語」視為「待發展出來的語言」，1987 年憲法將「菲律賓語」視為「已經存在但是仍持續發展中的語言」，同時它的發展基礎除了菲律賓的本土語言之外，也接受外國語言（例如西語和英語）的影響。從他加祿語到菲律賓語，這些不同名稱的概念比較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1-1、他加祿語、*Pilipino* 與 *Filipino* 的概念比較

|                               |                                  |
|-------------------------------|----------------------------------|
| 他加祿語                          | 一個既存的地方語言，主要分佈在呂宋島中南部與巴拉望島。      |
| <i>Pilipino</i>               | 在他加祿語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國語。                |
| <i>Filipino</i><br>(1973 年憲法) | 將要在所有菲律賓語言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國語。           |
| <i>Filipino</i><br>(1987 年憲法) | 已經存在，且將持續在所有菲律賓語言及外國語言的基礎上發展的國語。 |

<sup>19</sup> 菲律賓自由邦（1935-1946）是菲律賓在美國統治之下，邁入正式獨立之前的過渡政府。菲律賓自由邦憲法在菲律賓獨立之後仍繼續沿用，直到被 1973 年憲法取代為止。




儘管菲律賓持續地想要透過憲法與相關的法律和政策來規範國語的發展方向與發展範圍，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第一，即便沒有法律規範，語言在被人們所使用的過程中，本來就自然而然地會產生變化，尤其是在和不同族群、不同國家的人產生社會接觸的時候，本來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其次，即便想要用法律和政策來規範語言的發展，也無法保證語言實際上會朝著主政者所期望的發向發展，政策與實際情況無可避免地會有落差。

筆者認為，去爭論他加祿語、Pilipino 和菲律賓語是否一樣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加祿語本來就不可避免地會和其他的菲律賓語言互相滲透，也會因為殖民因素而吸納西班牙語和英語的詞彙。即使用法律創造了 Pilipino 和菲律賓語，並限定它們的發展基礎，實際上也很難限制 Pilipino 不受到他加祿語以外的語言所影響，或者是限制 1973 年版本的菲律賓語不受到菲律賓以外的語言所影響。但是這並不代表法律或政策不重要，法律和政策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決策者的主觀認知。就本文的主題來說，菲律賓歷來的國語政策，反映了當時的菲律賓政治行為者對於「民族語言」該如何建構的想像，連帶也反映了他們對於「菲律賓民族」該如何建構的想像。

### 三、菲律賓國語爭議與台灣情況的相似性

事實上，菲律賓的情況跟台灣有些許相似之處。菲律賓語的情況類似於台灣的台語，這兩種語言的之所以被標舉出來，都是為了要對抗外來語言的霸權，在菲律賓是針對英語，在台灣則是針對所謂的「國語」（Mandarin）。可是當它們在對抗外來語言霸權的同時，它們自己卻也經常遭到其他的語言族群指控為新的霸權，支持菲律賓語的人經常被其它語言族群的人稱呼為「他加祿主義者」（Tagalista），而支持台語的人也經常被其它語言族群的人質疑為「福佬沙文主義」（見鍾孝上，1987），當然，這些源自其他語言族群的批評，也經常被原本的外來語言霸權利用來打擊菲律賓語或台語的正當性。同樣地，在菲律賓和台灣，語言問題都不僅僅只是語言問題，它們都牽涉到國族認同的問題。





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菲律賓最後單獨以菲律賓語作為國語，儘管菲律賓官方宣稱這個語言將在所有菲律賓語言與其他外語的基礎上持續發展，但是至今仍引起許多反彈。台灣則是在 2018 年 12 月通過了《國家語言發展法》，將台灣所有固有族群所使用的自然語言以及台灣手語一起視為國家語言，而沒有獨尊特定一種語言。<sup>20</sup> 當然，政策和實際落實情況往往容易出現落差，台灣的作法究竟是不是比較好，仍有待時間的考驗。

### 參、研究問題

本文的開頭提到，「國語」(national language) 在詞源上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 有密切的關係。本文將「民族主義」定義為：**基於民族或民族國家的建構與再生產，所進行的各種政治實踐。**

在許多民族主義的案例當中，語言都是很重要的號召工具。民族主義者可以藉由語言的異同，來正當化民族國家的統一、獨立，或是在民族國家的主權範圍內，對異質化的族群進行同化或排除。但是歷史上也有其他的案例指出，並不是所有的民族主義都以語言作為民族建構的材料，例如在美國和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當中，革命者與他們所反抗的殖民者都是講同樣的語言 (Anderson, 1991:47)，不過在這些國家當中，也有後來突然重視起語言的情況，例如美國在 18 世紀晚期到 19 世紀，逐漸開始強調有別於英國的「美式」英語，Noah Webster 所編纂的《韋氏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 即是美國民族主義在語言上的經典展現 (Brückner, 1999:311-343)。

儘管語言既不是社會文化整合的充要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但不容否認的是，語言確實經常是民族主義的動員工具 (Fishman, 1972:40)。語言之所以如此容易驅策民族主義的實踐，除了語言本身即是一個鮮明的族群特徵之外，一般人往往也對語言抱持著一些特別的想法，例如：語言承載了一個民族的歷史或語言反映了一個

---

<sup>20</sup> 《國家語言發展法》第 3 條：「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

民族的靈魂等等 (Fishman,1972:44-55)。對於這些有關語言的各種看法與想像，社會語言學家以「語言意識形態」(language ideology) 的概念來加以統稱。Gal & Woolard (2001:1) 將「語言意識形態」定義為：「關於語言，以及作為一種集體秩序展現的溝通行為，其本質、形式與目的的文化概念。<sup>21</sup>」

本文借用了 Woolard (2016) 用以分析語言意識形態的一組概念：「本真性」(authenticity) 與「匿名性」(anonymity)。「本真性」的語言意識形態認為，語言的權威性繫於其與特定族群或地域的連結，因而能夠反映出語言使用者的身分認同。「匿名性」的語言意識形態則認為，語言的權威性取決於它是否能夠抽離特定的個人或族群，從而使其具備兼納與包容的「公共性」(public)。「本真性」與「匿名性」不僅反映行為者對於語言的看法，在討論民族主義的問題時，它們也反映了民族主義者對於民族建構所採取的立場、態度、手段和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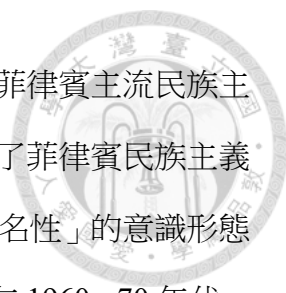
在菲律賓的民族主義運動當中，民族主義者對於語言的態度也是立場各異且發生過許多變化。本文所欲探討的核心問題即是：菲律賓的法定國語，從原本以他加祿語作為發展基礎，到現在變成以所有菲律賓語言和外語作為發展基礎的「菲律賓語」，這個過程反映出菲律賓在語言意識形態上的何種變化？而這種變化以及它所產生的結果，又如何反映出菲律賓民族主義的問題？

圍繞著這個核心問題，本文具體的研究問題有三：

1. 菲律賓決定要發展菲律賓「民族語言」的理由是什麼？
2. 菲律賓最初決定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發展基礎的原因是什麼？後來逐漸擴張國語發展基礎的原因又是什麼？
3. 為什麼即便擴張了國語的發展基礎，使得它更具開放與包容性，仍有許多菲律賓人反對以菲律賓語作為國語？為什麼直到今天，儘管菲律賓語的使用基礎已經大為擴張，但是它仍然無法取代英語在菲律賓社會的角色，造就了菲律賓「雙語主義」(bilingualism) 的社會結果？

---

<sup>21</sup> 原文：...cultural conceptions of the nature, form and purpose of language, and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 as an enactment of a collective order.



筆者認為，他加祿語之所以成為菲律賓國語的內核，反映出菲律賓主流民族主義的他加祿中心傾向，而從他加祿語到菲律賓語的轉變，則反映了菲律賓民族主義菁英在語言意識形態上的修正，從「本真性」的意識形態往「匿名性」的意識形態偏移。促成這項轉變的因素有二：首先，他加祿語的「本真性」在 1960、70 年代，遭到其他語言族群的否定和攻訐，因而在語言政策上遭逢挫敗，使得意識形態論述的修正成為必要；其次，由於馬可仕政府未落實「菲律賓語」的發展，以及「英語—Pilipino」雙語政策的形成，他加祿語實際上在菲律賓社會獲得了更強大的使用基礎。等到 1986 年制憲大會時，他加祿主義者一方面要鞏固他加祿語的基礎，二方面要避免其他族群的反彈，因此他們沿用了「菲律賓語」的名稱，並且在論述上消弭了它的他加祿根源，又在法律上擴充了「菲律賓語」的發展基礎，以「匿名性」的意識形態論述來主張「菲律賓語」的正當性，並否定其他語言族群的挑戰。「本真性」的意識形態並沒有被揚棄，而是持續被用來抗衡英語的影響。

透過複合地運用著「本真性」與「匿名性」的意識形態論述，他加祿主義者確實成功地在英語之下、地方語言之上，為他們所謂的「菲律賓語」掙出空間，但是包含在「菲律賓語」當中的他加祿中心主義，仍然持續地遭到其他語言族群的揭露與挑戰。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要回顧對於菲律賓國語問題及更廣泛的語言政策議題的相關研究，第二部分則要回顧探討語言與民族主義關係的相關研究，並針對本研究將使用的概念進行界定。



## 壹、菲律賓的語言政策研究

菲律賓的語言政策研究，主要還是把焦點擺在英語的問題上居多。許多社會語言學家透過政策分析與論述分析，指出菲律賓政府及政治菁英長期崇尚英語的態度，例如 Doplon (2018:29-46) 研究了阿羅約 (Gloria Macapagal-Arroyo) 時代的語言政策，包含阿羅約所發表的國情咨文 (State of Nation Address, SONA) 以及阿羅約政府所頒佈的相關行政命令，這些資料皆指出阿羅約政府對英語教育的格外重視。許多學者對於這種獨尊英語的政策抱持批判的態度，例如 Tollefson (1991:136-166) 指出，菲律賓政府以經濟為導向的英語教育鞏固了階級分化，因為在貧富差距嚴重以及教育資源不足的結構下，英語教育一方面排除了缺乏資源的底層階級，另一方面又創造出大量廉價的英語勞動者，最終得利的只有菁英階級。這也能夠解釋，走向社會運動甚至加入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 (CCP-NPA) 武裝革命的底層群眾，為何會倡議要廢除英語而改用 *Pilipino* (他加祿語)，因為英語的確阻礙了他們翻身的機會。不過在這些英語政策的研究當中，英語主要是作為一種經濟資本，或作為鞏固階級利益的手段，至於英語和菲律賓國家或民族認同的關係，則鮮少被觸及。

談到菲律賓的語言與民族主義，就不能不提菲律賓語言學家 Andrew Gonzalez (1940-2006) 的著作—《語言與民族主義：菲律賓迄今的經驗》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Thus Far*, 1980)。該書描述了菲律賓國語政策在 1973 年憲法通過之前的演變，而且特別著重 1934 年和 1971 年兩次制憲大會的審議過程以及社會輿論。不過 Gonzalez 僅是描述了各方立場的分歧，以及法律政策的變動，對於書名當中的「民族主義」究竟如何影響菲律賓的語言政策或被語言政策影響，比較沒有著墨。




## 貳、語言與民族主義

因為本研究涉及到「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問題，因此我們首先要界定「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許多民族主義的研究者都使用了 Gellner (1983:1) 對「民族主義」所下的定義：「...主要是一個主張政治與民族單位應一致的政治原則。<sup>22</sup>」若違背了這項原則，就會激起所謂的民族主義情操或民族主義運動，這種情況包括：國家的範圍無法包含所有的民族成員，或是國家的範圍內攙和了「外來者」，或是同屬一個民族卻分成好幾個國家，無法確定哪一個國家可以代表該民族。從字面上來看，Gellner 的定義似乎預設了先有國家和民族的存在，接著才有民族主義的問題，然而，雖然 Gellner (1983:3-5) 確實認為國家要先存在，才會有民族主義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Gellner (1983:52-61) 卻認為，民族是被民族主義創造出來的，是先有民族主義才有民族。其實包含 Gellner 在內的許多民族主義研究者，都著重於民族如何被建構的過程，但 Gellner 對「民族主義」的定義並無法反映的這個過程。此外，民族並不是被建構出來之後就必然會一直存在或定形。民族主義者都會年老凋零，而剛出生的嬰兒則是白紙一片。要讓後代既成同樣的民族概念，必然要透過教育，教育的方式可能是長輩的口耳相傳，可能是學校教育的灌輸，也可能透過大眾媒體傳播。有時候這些民族教育的過程是隱晦不明的，人們不一定會發現自己正在被灌輸民族觀念，但是這些觀念卻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Michael Billig (1995) 將這種隱微的、日常的民族再生產過程稱為「平淡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為了將民族建構與再生產的面向包含近來，本文將「民族主義」定義為：為了民族或民族國家的建構與再生產，所進行的各種政治實踐。

無論是 Gellner 原本的定義，還是本研究所採用的定義，都涉及到「民族」要如何定義的問題。對於要如何理解「民族」，Gellner 給了兩個思考的出發點（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8-9）：

---

<sup>22</sup> 原文：...primarily a political principle which hold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the national unit should be congruent.

- 
1. 只有在兩個人分享同一個文化時，這兩個人才屬於同一國族。而這文化，指的是一套思想、表達、社交，以及行為與溝通方式的體系。
  2. 只有在兩個人承認彼此屬於同一國族時，這兩個人才屬於同一國族。也就是說，國族塑造個人；國族便是出於個人的信念、忠誠以及團隊心的產物。只有在彼此認定成員相互之間必須遵守特定的權利義務關係時，一群人（也許是生活在同一個領土之上、或說著同樣的語言）才可能構成國族。正是因為他們對彼此的認定，才將它們轉成為一個國族，而不是根據用以區分『非我族類』的屬性（無論那是什麼都無關緊要），來判定該國族的要件。

簡而言之，一個是共享文化，一個是主觀意願。Gellner（1983:6-7）認為，這兩種要素，單取其中一種，都會有範疇過廣的問題，因此必須要將兩者結合起來。Gellner 認為，只有在社會條件成熟的「民族主義年代」，才會產生這樣的需求和可能性，將共享文化與主觀意願結合，並連繫到政治單位，進而形成「民族主義」的規範。

不過，Gellner 也指出，民族主義所運用的文化是有選擇性的，甚至是從根本上被轉變過的。事實上，連主觀意願本身也可能是被民族主義者擅自認定的。所謂的共享文化和主觀意願，其實都是被想像出來的，我們怎麼可能一個一個地向每一位國民確認他們是否和我們享有同樣的文化和成為同一民族的主觀意願？從這一點來說，我認為 Benedict Anderson 對於「民族」的定義是比較貼切的：「... 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sup>23</sup>」（吳叡人譯，2010：41）

---

<sup>23</sup> 原文：...it is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 - and imagined as both 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 (Anderson,1991:6)





在界定完「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之後，接下來要討論的是語言與民族主義的關係。Anderson (1991:37-46,67-82) 解釋了語言為何在歐洲的民族主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 所創造出來的「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s) 改變了地方口語 (spoken vernaculars) 易於變易、零碎化的性質，將其形式給固定化，並整編、淘汰了不具市場競爭力的語言，這使得原先因口語的歧異性而無法互通的人們，透過印刷語言產生了聯繫。

另一方面，地理大發現讓歐洲人發現了比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等歐洲古老神聖語言還要更歷史悠久的語言 (例如印度的梵文)，使得這些古老語言的權威性受到嚴重的打擊，而地方語言的地位則相對提升。

如果現在所有的語言都有相同的 (內部的，intra-) 世俗地位，那麼原則上它們都同樣值得被研究與仰慕。不過要被誰研究仰慕呢？照邏輯推論，既然現在已經沒有語言屬於上帝，則自然是他們新的擁有者：也就是以每個特定語言為母語的說話者—還有讀者。(吳叡人譯，2010：118)

於是，在歐洲及鄰近地區，19 世紀成了研究地方語言的語言學家的黃金時代，同時，這些語言學家也是印刷市場上的生產者，透過他們所出版的辭典、文法、文學等作品，在他們可能的消費者之間—主要是下級官僚、專業人士與工商資本家等新興中產階級，但也可能包括貴族、地主與教士等舊統治階級，因地而異—創造了連結。這些被 Anderson (1991:75) 稱為「閱讀階級」(reading classes) 的人，正是歐洲民族主義的主要推動者。

相較於 Anderson 強調語言的演變如何讓民族的想像成為可能。Eric Hobsbawm 則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Hobsbawm 認為：「語言民族主義的核心關懷，都是圍繞著權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打轉，在他們眼中，語言的溝通與文化意義是無關緊要的。」(李金梅譯，1997：149) 因為許多國家的案例都顯示，他們所選擇的民族語言，並不是文學成就很高或便於溝通的語言。因為語言民族主義的關切



焦點主要是書寫語言或公共場合所使用的口語，而不太在意私人領域的語言，因此它對於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比較沒有號召力。對於上層階級來說，他們的語言往往會成為主流語言，即便不是，要學會多種語言，對於他們來說也不是困難的事情；對於下層階級而言，因為他們的生活主要仰賴口語而非書寫語言，因此對他們來說也沒差。最容易受到語言民族主義影響的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多從事非勞力活，他們的工作顯然會和書寫語言密切相關，那麼官方語言對於他們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就會有顯著的影響。當中產階級發現自身的社經地位，隨著經濟變遷與外來移民的增加，而同時受到上下階層的擠壓，他們便訴諸民族主義來排擠外來的資本家或移民。

儘管 Anderson 和 Hobsbawn 都指出語言在歐洲的民族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們都不認為語言和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連結。Anderson 指出：

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儘管今天幾乎所有自認的 (self-conceived) 民族—與民族國家—都擁有『民族的印刷語言』，但是卻有很多民族使用同一個語言，並且，在其他的一些民族之中只有一小撮人在會話或書面上『使用』民族的語言。...換言之，當代民族國家的具體形態 (formation) 與特定印刷語言所涵蓋的確定範圍絕不相符。」(吳叡人譯，2010：89)

Hobsbawn 則表示：「語言與民族的關係正好和民族神話所說的相反，民族語言並非民族意識的基礎，而是正如豪根 (Einar Haugen) 所說的，是民族意識的『文化加工品』。」(李金梅譯，1997：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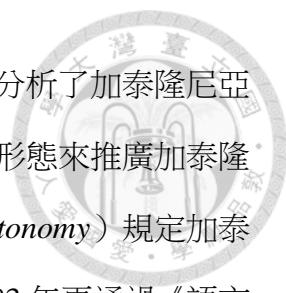
基本上，Anderson 和 Hobsbawn 都是把語言民族主義視為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認為一個語言的價值、權威性與正當性，繫於它和特定族群與地域的連結，Woolard (2016:22-24) 將這種意識形態稱作「本真性」(authenticity)。「本真性」的語言之所以容易獲得支持，是因為該語言能夠反映一個人的身分認同，它具有「社會索引性」(social indexicality) 的功能，它真正強調的是「你是誰？」而不

是「你講什麼語言？」。「本真性」對於維繫少數語言的生存有利，因為它具有很強的凝聚性，但是也由於它的身分限定邏輯，而限制了語言擴張的能力。

相對於「本真性」的是「匿名性」(anonymity)的意識形態。「匿名性」的意識形態與「公共」(public)的論述密切相關。Woolard (2016:25)指出，「公共」是一個既抽離個人，又包含了個人的社會場域。它抽離了特定個人的利益或觀點，也正因為這個抽離，使得它能夠宣稱其代表了所有人，因為它不代表任何特定個人的利益或觀點。「公共」因而經常被賦予中立、理性、客觀、公正、開放與包容等特質。(Gal & Woolard,2001:6; Woolard,2016:25)「匿名性」所指涉的，即是公共場域的這種「不來自何方」、「不屬於任何人」的性質。

「公共」經常被描繪為一個理性溝通交流 (rational communicative exchange) 的場域，而溝通交流必定要仰賴語言，在「匿名性」的意識形態之下，語言自然也應該服膺於「公共」的邏輯。進入公共場域的人，不僅被期待要表現得像「每一個人」(Everyman)一樣，他也應該要「聽」起來像「每一個人」一樣，講著一個共同的、沒有記號的、不屬於任何地方的「公共語言」(public language)。「公共語言」被認為能夠平等地代表所有人、平等地被所有人所使用，因為它不屬於任何人。(Woolard,2016:25)一個合適的「公共語言」最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知來自何方的語言，不會和社會上的特定族群有所連結。倘若它和特定族群存在著連結的話，那麼這個連結最好要能夠被遺忘或消去，如果辦不到，那麼至少也要變現出能夠「超越」(transcend)特定族群的能力。

「匿名性」的意識形態經常是支配性語言用以鞏固其「霸權」(hegemony)的修辭。所謂的「霸權」在此指的是，當一個支配語言的優越地位被視為很自然地、理所當然地、無庸置疑的一種情況 (Woolard, 2016:26)。如 Josha Fishman (1965) 指出，英語在美國的同化能力可歸因於它在意識形態上被視為「非種族」(nonethnic)的屬性。Woolard (1989) 則指出，英語在美國被視為一種具有理性、客觀性的語言，因此許多「唯一英語」(English-Only) 政策的支持者反對將其他語言，如西班牙語和中文，納入官方語言，認為這些語言是種族激進份子用以操弄政治的工具。



Woolard (2016:39-94) 以「本真性」和「匿名性」的概念，分析了加泰隆尼亞民族運動的興衰。加泰隆尼亞民族運動早期以「本真性」的意識形態來推廣加泰隆尼亞語，1979 年《加泰隆尼亞自治憲章》（*Catalan Statute of Autonomy*）規定加泰隆尼亞語是加泰隆尼亞人的「適當語言」（*llengua pròpia*），1983 年更通過《語言正常化法》（*Law of Linguistic Normalization*）欲朝向單語化發展。然而，加泰隆尼亞的人口結構已產生很大的改變，加泰隆尼亞本地以加泰隆尼亞語為母語的人口日益減少，而來自西班牙其他地區、以西班牙語／卡斯提爾語（*Castellano*）為母語的移民人口日益增加，因此，加泰隆尼亞政府的語言政策顯然讓移民人口感受到壓迫。西班牙政府便利用這一點，訴諸「匿名性」的意識形態來打擊加泰隆尼亞民族運動，將加泰隆尼亞語貼上「不自由」（*illiberal*）的標籤，並標榜卡斯提爾語不僅是西班牙的公共語言，更是世界性的語言。受到打擊的加泰隆尼亞民族運動到了 2000 年代後期，也開始轉向「匿名性」的意識形態，開始歡迎卡斯提爾移民人口學習加泰隆尼亞語，強調認同可以透過語言的習得而獲得。他們以“*utilitza la llengua*”（用你的舌頭）為標語，鼓勵移民人口不用害怕講不好，以自由開放的心態學習加泰隆尼亞語。這個意識型態的轉向，使得加泰隆尼亞語的使用人口擴張，連帶也使得卡斯提爾裔族群也能被納入到加泰隆尼亞民族運動的陣線當中。事實上，許多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新興政治菁英，都是卡斯提爾移民的後代。筆者認為，菲律賓國語從他加祿語轉變為 *Filipino* 的發展，亦呈現類似的軌跡。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結合了歷史研究以及敘事或論述分析（*narrative/discourse analysis*）的研究方法。歷史研究是透過系統性地蒐集和分析史料，對某個主題在過去的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詮釋，進而對當前的現象有深入的認識（鈕文英，2018：524）。歷史研究的對象可以是一個事件或一段過程，或是對類似的事件與過程進行比較研


究（鈕文英，2018：524-525）。歷史研究的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決定主題、蒐集史料和分析史料。

本文的研究焦點是菲律賓語言政策演變過程背後的語言意識形態基礎，因此研究對象除了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菲律賓人對於他們的「國語」的相關論述。在史料蒐集方面，菲律賓的政府公報網站（Official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以及菲律賓總統府馬拉坎南宮（Malacañan Palace）的總統博物館及圖書館網站（Presidential Museum and Library），均收錄了許多菲律賓史上的總統發言、法律與行政命令等資料。此外，網際網路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亦收錄了許多由菲律賓政府及美國圖書館所提供的相關史料，包括殖民時代的檔案及文獻、1986年菲律賓制憲大會的會議紀錄，以及一些重要的歷史著作。針對無法由網路上取得的資料，筆者也盡可能地向菲律賓當地的朋友尋求協助，將相關資料進行掃描或複印。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是目前無法取得的，包括1934年菲律賓自由邦制憲大會的紀錄，以及1971年菲律賓共和國制憲大會的紀錄，只能仰賴一些二、三手的資料來源來幫助我們理解當時的過程。

在歷史資料的分析方面，本文主要採取敘事或論述分析（narrative/discourse analysis）。敘事和論述雖然都被用來指涉文本（text）或話語（language or speech），但嚴格來說，它們在概念上是有差異的。Hinchman & Hinchman（as cited in Elliott,2005:3）將「敘事」（narratives）定義如下：

Narratives (stories) in the human sciences should be defined provisionally as discourses with a clear sequential order that connect events in a meaningful way for a definite audience and thus offer insights about the world and/or people's experiences of it.

（敘事〈故事〉在人文學科當中應該被暫時定義為具有明確順序的論述，它可以針對特定的受眾，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將事件聯繫起來，以提供有關這個世界的洞見或個人經驗。）



這個定義強調了「敘事」的三個重點：首先，它是有時間性或順序性的（chronological），它將事件以順序性的方式呈現；其次，它是帶有意義的（meaningful）；最後，它是具有社會性的（social），因為它是針對特定的受眾生產出來的。Shaw（as cited in Elliott,2005:39）指出，「敘事」可以提供我們三項訊息：敘事者的觀點、敘事者所面對的社會文化情境，以及過去的經驗或情境對於敘事者的影響。「敘事」的重點並不是要得到客觀或絕對真實的依據，而是要了解敘事者的觀點和價值。

相較於敘事分析著重從文本的內容及組織方式來理解敘事者的觀點和社會情境，論述分析比較把「論述」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或社會行動來看待。論述分析一般特別指的是「批判性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批判性論述分析雖然有一些早期的理論方法奠基者，例如 Norman Fairclough，但隨著後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轉用這套方法，它對於論述的定義與分析框架也就越來越多元。

Jørgensen & Phillips（2011:60-95）歸納出批判性論述分析的五項重點：首先，批判性論述分析強調社會與文化之結構或過程當中的語言論述面向（linguistic-discursive dimension）。批判性論述分析將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s），即文本的生產（創造）和消費（接收和詮釋），視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實踐形式，這種社會實踐對於社會的建構，尤其是社會認同與社會關係的建構，扮演重要的角色；其次，論述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它既能形塑社會，但也會被其他的社會實踐所形塑，論述和社會的關係是辯證性的；第三，批判性論述分析認為，對於語言使用的經驗性分析，應該要考慮其社會脈絡；第四，批判性論述分析強調，論述具有意識形態的效果，它能夠對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進行創造或再生產；最後，批判性論述分析並不是政治中立的，它的目的是要進行批判，進而促進社會改變。

儘管敘事分析和論述分析有上述的概念差異，但筆者認為兩者在實際操作上重疊度很大。敘事分析和論述分析都不僅關注文本的內容，也關注文本所產生當下的歷史社會脈絡，它們也都重視文本的社會性。儘管敘事分析並沒有像論述分析那麼強調批判和社會行動，但實際上，敘事當然也有和論述相同的效果。



在敘事或論述分析的具體應用上，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框架設計。在本研究當中，筆者對於每一份文本都會關注五個重點：

1. 歷史社會脈絡：這份文本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2. 主旨與目標：這份文本的核心訴求或其所欲達成的目標為何？
3. 語言意識形態：這份文本在語言問題上所抱持的意識形態為何？具體來說，是比較偏向「本真性」還是「匿名性」？
4. 對於各種語言的看法：這份文本如何看待不同語言在菲律賓國家與社會中的角色、性質與效果？
5. 影響及後續發展：這份文本對於同一時期以及後來的語言政策或有關語言政策的論述，是否發揮了效果？





## 第二章 語言背景與歷史遺緒

### 第一節 菲律賓的語言情境概述




菲律賓學者 Vicente Rafael (2016:2-3) 對於其童年語言經驗的回顧，貼切地呈現了菲律賓複雜的語言情境：

我的父母在家裡是不用他們的母語跟四個小孩講話的。他們來自一個擁有一百種語言國家的不同地區，操著彼此無法理解語言。他們用他們唯一的共同語來和我們溝通，也就是他們從學校所學到的第二語言：英語。…

…在我們家，幫傭們不講英語，雖然他們多少懂一些。我父親對他們講 Ilonggo，因為他們都來自內格羅省 (Negros)。孩子們混著他加祿語和英語跟他們講話，他們則以他們的母語回應。我們雖然聽得懂他們的母語，但只能很停頓的講。為了要指揮幫傭以及和婆婆溝通，我母親最終學會了足夠的 Ilonggo。我祖母只受過一點教育，當她和巴科羅 (Bacolod) 的親戚一起來拜訪我們的時候，她不會講其他的語言。我的名字取自我的外祖父，和他講話時，我用他加祿語和英語。他出生在 1896 年革命的時候，會講流利的西班牙語。他上耶穌會的學校，後來又讀法學院，在這些地方，西班牙語都是必備的，因為直到 1941 年，西班牙語仍然是菲律賓法院和立法機構的主流語言。對著我母親以及她姊妹講話時，他則會交替著講 Kapampangan、他加祿語和英語。我想起我小時候，花了整個潮濕的下午，在我祖母的陪伴下讀著 Ilonggo 的雜誌 *Hiligaynon*，那時我還不會讀他加祿語。因為居住在中產階級的區域，所以我們也有華人鄰居。我們交雜著他加祿語和英語對華人小孩說話，而他們的講話中，也常常交雜著所有鄰居小孩都愛學的福建語聯話。

這一段引文所提供的訊息，我們可以分為三個面向來看。首先是菲律賓語言的



多元性。作者的父親、祖母及家中的幫傭均來自內格羅斯島 (Negros)，Ilonggo 是該地區的主要母語。作者的母親以及教父則是來自呂宋島中部、比馬尼拉稍北的地區，該地區以 Kapampangan 為主要母語。作者的家庭應該是居住在馬尼拉大都會 (Metro Manila)，在地理上屬於講他加祿語的地區。

包含 Ilonggo、Kapampangan 和他加祿語在內，菲律賓總計擁有上百種地方語言 (vernaculars)，具體數字根據研究者對「語言／方言」(languages/dialects) 的定義而有所不同，例如 McFarland (1994:83) 指出菲律賓的本土語言至少有 109 種，而 KWF 在其所發行的菲律賓語言地圖 (Atlas ng mga Wika ng Filipinas) 當中則列出了 130 種語言。<sup>24</sup> 儘管它們大部分都屬於南島語系 (Austronesian languages)，但是彼此之間仍無法互通。

當然，在這數百種語言當中，每一種語言的使用人口有很大的落差，而且也有各自的分佈範圍。根據菲律賓國家統計辦公室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NSO)<sup>25</sup> 在 2000 年所做的調查，在前 20 大語言當中 (見表 2-1)，使用家戶數達五十萬者只有 5 種，包括：Tagalog (他加祿語)、Cebuano/Bisaya/Binisaya/Boholano (宿霧／米沙鄢語)、Ilocano、Hiligaynon/Ilonggo 和 Bikol/Bicol。在分佈範圍方面，他加祿語主要分佈在呂宋島 (Luzon) 中南部和巴拉望島 (Palawan)；宿霧／米沙鄢語主要分佈在米沙鄢地區 (Visaya) 的宿霧島 (Cebu)、保和島 (Bohol)，以及民答那峨 (Mindanao) 的東北部；Ilocano 主要分佈在呂宋島北部；Hiligaynon/Ilonggo 主要分佈在米沙鄢地區的班乃島 (Panay) 和內格羅斯島 (Negros)；Bikol/Bicol 則主要分佈在比科爾地區 (Bicol)。(見圖 2-1)

---

<sup>24</sup> Komisyon sa Wikang Filipino. 2016. "Sa wakas, narito na ang mapagtitiwalaang Atlas ng mga Wika ng Filipinas!" Facebook update. In: <https://tinyurl.com/y4ynanp3>. Latest update 8 November 2016.

<sup>25</sup> 已於 2013 年被併入菲律賓國家統計局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PSA)。

表 2-1、菲律賓前 20 大家庭慣用語彙／方言（2000 年）

|                             | 語言／方言                            | 使用家戶數     | 百分比  |
|-----------------------------|----------------------------------|-----------|------|
| 1                           | Tagalog                          | 5,368,187 | 35.1 |
| 2                           | Cebuano/Bisaya/Binisaya/Boholano | 3,627,473 | 23.7 |
| 3                           | Ilocano                          | 1,327,211 | 8.7  |
| 4                           | Hiligaynon/Ilonggo               | 1,065,767 | 7    |
| 5                           | Bikol/Bicol                      | 705,147   | 4.6  |
| 6                           | Waray                            | 419,899   | 2.7  |
| 7                           | Kapampangan                      | 413,552   | 1.6  |
| 8                           | Pangasinan/Panggalato            | 237,181   | 1.3  |
| 9                           | Maguindanao                      | 165,718   | 1.1  |
| 10                          | Tausug                           | 151,277   | 1    |
| 11                          | Maranao                          | 150,151   | 1    |
| 12                          | Karay-a/kiniray-a                | 193,316   | 0.7  |
| 13                          | Kankanai/Kankaney/Kankanaey      | 112,831   | 0.6  |
| 14                          | Akeanon/Aklanon                  | 93,205    | 0.6  |
| 15                          | Capizeño                         | 92,879    | 0.6  |
| 16                          | Surigaonon                       | 90,597    | 0.6  |
| 17                          | Masbateño/Masbatenon             | 87,488    | 0.6  |
| 18                          | Zamboangeño-Chavacano            | 69,041    | 0.5  |
| 19                          | Ibanag                           | 64,425    | 0.4  |
| 20                          | Manobo/Ata-Manobo                | 48,215    | 0.3  |
| Total Households Enumerated |                                  |           | 100% |
| 資料來源：Albert (2013)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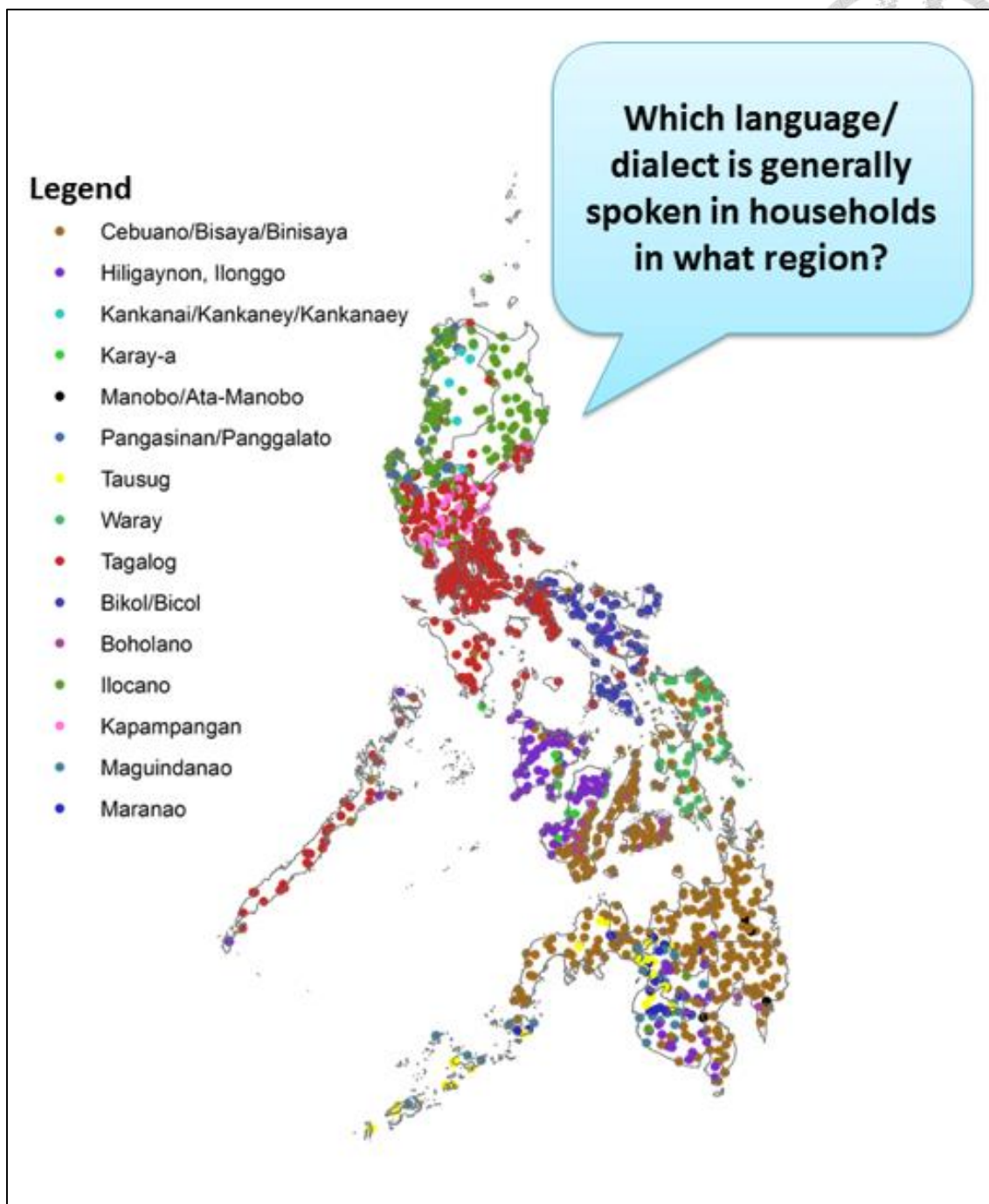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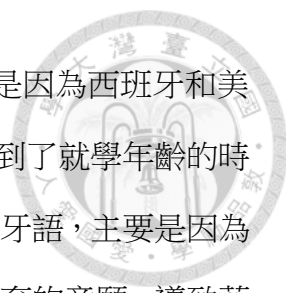


圖 2-1、菲律賓語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Albert (2013)





其次是外來語對菲律賓社會的滲透。西班牙語和英語分別是因為西班牙和美國的殖民而傳入的。作者的教父是在西班牙統治末期出生的，但到了就學年齡的時候，應該已經是美國統治時代了。他之所以還會有機會學習西班牙語，主要是因為教會的關係。在西班牙殖民時代，儘管殖民政府缺乏推動公共教育的意願，導致菲律賓最終只有約 2.4%的人會講西班牙語（Gonzalez,1980:26），但是許多西班牙語的字彙已經滲透到菲律賓的本土語言當中，例如，他加祿語的問候語“Kumusta?”（你好嗎？）即源自西班牙語的“¿Cómo está?”。在菲律賓南部甚至有一種以西班牙語為基礎形成的克里奧語（creole）—Chavacano。

在美國殖民時代，由於美國銳意在菲律賓推動公共教育，並以英語作為教育及官方語言，使得菲律賓的英語使用人口大幅增長。在 1939 年的人口普查當中，菲律賓已經有 26.6%的人口會講英文，超越了菲律賓所有其他語言的比例（Gonzalez, 1980:26）。作者的父母就是在一般學校學會英語的。此外，菲律賓人以他加祿語的口音和語法來講英文，也形成了一種被稱作“Taglish”（菲式英語）的英文類型（Thompson,2003）。

除了西班牙語和英語之外，引文中也提到了菲律賓的華人移民，這些移民主要來自福建泉州，講閩南語（當地人比較習慣稱福建話），因此也有很多閩南語的字彙滲入到菲律賓的語言當中，例如菲律賓有一種米食叫作“biko”，即是源自閩南語的「米糕」。

最後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語言使用的場域及其所反映出來的階級性。他加祿語和英語是馬尼拉大都會的通行語言，一般中產階級，包括作者的家人、教父和華人鄰居，基本上都會講，這是屬於比較能夠跨越地域和族裔的語言。階級地位略遜一點的，例如作者家中的幫傭們，就只會講母語而已，他們能溝通的對象就比較有限。西班牙語則充分展現了其菁英性質，如果不是在教士、法官或議員，不太有機會能學習西班牙語，不過到了今天，西班牙語在這些地方應該已經完全被英語所取代了。Hau & Tinio（2003）指出，菲律賓人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會使用不同的語言。一般菲律賓人對家人講地方語言（vernacular）；對同儕或同事則講區域通

行語 (regional lingua franca) 或菲律賓語／他加祿語；在工商業、學術和國際場合則用英語。三者之間呈現一種金字塔型的階序關係：英語地位最崇高；菲律賓語／他加祿語和其他區域通行語地位居中（但硬要區分的話，菲律賓語／他加祿語比起其他區域通行語的地位還是高了一點）；其他的地方語言則地位最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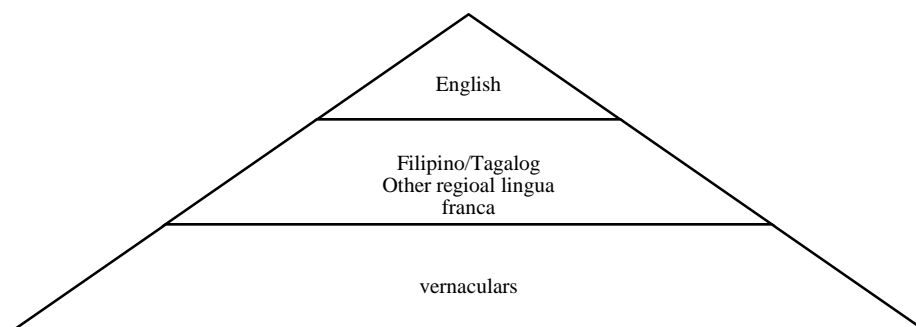


圖 2-2、菲律賓的語言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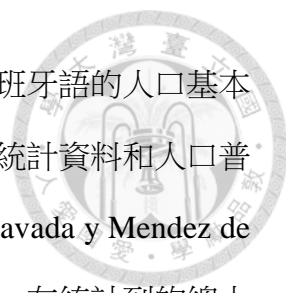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本章的目的是即要解釋上述的語言格局是如何產生的，而這無可避免地要探討西班牙與美國兩個殖民政權的語言政策。另一方面，本章也會討論到西班牙統治末期及美國統治之前的一段菲律賓「民族主義時期」。這段時期包含了兩場在菲律賓民族建構史上很重要的運動－「宣傳運動」(Propaganda Movement) 和「菲律賓革命」(Philippine Revolution)，這兩場運動都有觸及語言問題，對於日後的語言民族主義論述有很重要的影響。

## 第二節 西班牙帝國的語言遺緒

在探討西班牙殖民統治對於菲律賓社會的語言使用情況有什麼影響之前，或許應該要先回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菲律賓受到西班牙殖民將近 350 年之久 (1565－1898)，卻是西班牙帝國之下，最不會講西班牙語的地方？<sup>26</sup>

<sup>26</sup>「西班牙語」所指的自然是西班牙的主要實體，卡斯提爾王國 (Castilla) 的語言－卡斯提爾語 (英文：Castilian；西文：castellano)，西班牙統治時代的官方文件也大多是以「卡斯提爾語」稱之。



大部份的文獻指出，在西班牙統治結束之際，菲律賓會講西班牙語的人口基本上佔不到一成。這些估計的根據，主要來自西班牙和美國時代的統計資料和人口普查資料。Gonzalez (1980:26) 根據西班牙時代由 Agustin de la Cavada y Mendez de Vigo 所彙整的統計資料指出 (Blair & Robertson, 1907: 45. 299)，在統計到的總人口 4,653,263 人當中，只有 114,463 人會講西班牙語，約占 2.4%；美國時代的 1903 年人口普查 (1903 Census) 根據報紙的發行人推估出菲律賓有約 10% 的人口懂得西班牙語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5: 4. 401)；而 1918 年人口普查則指出，在統計到的總人口約 1,000 萬人當中，只有 753,463 人會講西班牙語，約 7.5% (Census Office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920)。儘管部分學者認為美國時代的人口資料可能因為調查技術與認定方式的問題而低估了通曉西班牙語的人口 (Rodao, 1997; Fernández, 2013)，但無論如何，西班牙語從未成為菲律賓人所普遍使用的語言是事實。但是，為什麼同樣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西屬美洲最後都西語化了，而菲律賓卻沒有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注意到，300 多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在這段期間內，西班牙本身就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在歷經八十年戰爭 (Eighty Years' War, 1568-1648)、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 (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1701-1714)、七年戰爭 (Seven Years' War, 1756-1763)、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與拉丁美洲獨立等重大事件之後，西班牙逐漸從一個王國、帝國，演變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這連帶也影響到殖民統治方式的轉變，並反映在對殖民地的語言政策上。筆者認為，菲律賓歷史上有三次西語化的契機：第一次是西班牙征服菲律賓之際；第二次是西班牙正在轉型成為民族國家之際；第三次則是菲律賓民族主義菁英掀起革命之際。但這三次機會都因為種種原因而失敗了。



## 壹、西班牙統治初期（16、17 世紀）

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於 1521 年發現菲律賓的時候，民族主義在歐洲都還沒興起，更遑論以語言為號召的民族主義了。因此，在西班牙殖民菲律賓的初期，並不會像台灣在日本統治時代和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那樣，以同屬一個國家為理由，進行語言同化運動。但是這並不代表西班牙政府完全不熱衷於推廣西班牙語。

早在 1550 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 1516-1556）便頒布了皇家飭令，要求在海外殖民地，以西班牙語來教授基督的教條。這反映了當時的一種觀念，認為：「若要保持基督教信仰的純正性，就必須以西班牙語來傳教。」（Hardacker, 2013）同樣的，腓力四世（Philip IV, 1621-1665）也認為應該教授西班牙語，以幫助土著理解基督的教誨，並幫助他們維持與政府的關係和輔助他們的生活。

（Fernández, 2013）簡而言之，當時許多西班牙國王，是基於宗教的理由，認為應該在殖民地推廣西班牙語。但是國王的意志顯然不一定能夠在遙遠的殖民地被落實。

不利於西班牙語在菲律賓散佈的第一個原因是，來到菲律賓的西裔人口太少，而且多半只集中在馬尼拉周圍活動。為什麼呢？最根本的因素是，菲律賓相較於拉丁美洲，離西班牙實在是太遙遠了，必須要先跨越大西洋，再跨越太平洋才能抵達。而且菲律賓相較於拉丁美洲，也缺乏足夠的誘因吸引殖民母國的移民前來，因為它並不像拉丁美洲一樣盛產黃金和白銀。菲律賓的經濟價值在於它離中國很近，方便和中國做生意。當時，歐洲對於絲綢、瓷器等中國商品有永無止境的需求，而西班牙正好能用它從拉丁美洲開採來的白銀向中國購買這些商品，再運送到歐洲高價轉賣。馬尼拉正好是這個「大帆船貿易」（galleon trade）的中繼站，但這也導致西班牙的人員與行政資源都高度集中在馬尼拉，因而限制了西班牙語往菲律賓的其他地區擴張。（Abinales & Amoroso, 2005）

儘管如此，西班牙人當中還是有一群非常深入菲律賓當地社會的群體——天主教的傳教士（missionaries）。如同前文所提到的，西班牙征服菲律賓的目的，除了



經濟利益之外，就是傳教了。實際上，在菲律賓傳教也是教廷同意西班牙取得菲律賓的條件之一。在菲律賓活躍的天主教團體包括奧斯定會（Augustinian）、方濟會（Franciscan）、耶穌會（Jesuit）、道明會（Dominican）、重整奧斯定會（Augustinian Recollect）等等。（Abinales & Amoroso,2005）

這些修道會（religious orders）可說是菲律賓在西班牙統治時代最有影響力的行為者。一方面，由於殖民政府的人員稀少，除了攏絡菲律賓各地的「大圖」之外，它還必須仰賴教會來維繫對地方的控制。在西班牙征服菲律賓的過程中，為了便於控制當地社會，他們對菲律賓的傳統聚落單位「巴望蓋」進行了「集中安置」（Reducción）的過程，強迫本地人移居到一個重新規劃的、以教堂為中心的新聚落。傳教士或修士（friars）往往是當地人終其一生當中，唯一會看到的西班牙人，除了傳教之外，他們還會代為行使若干行政與司法權力，例如課稅、徵用勞動力、審判及刑罰等。除此之外，由於天主教本身是一個受教廷指揮的國際性團體，擁有相對獨立的財務和行政，因此不太受到總督的節制，反而經常是菲律賓總督的權力制衡者。（Abinales & Amoroso,2005）

如果說，因為殖民地官僚很少有機會跟當地人說到話，因而限制了西班牙語傳播的話，負責傳教的神父們總得要和當地人講話了吧？事實上，教會確實也被西班牙國王賦予了教育的任務，而傳教士們也確實有努力嘗試要教導當地人學會西班牙語，但是在資金短缺、師資與教材不足，甚至連校舍都沒有的情況下，成效十分有限。（Hardacker,2013:9）傳教士們很快地就發現，比起先教會當地人西班牙語再進行傳教，還不如直接由自己學習當地語言，再以當地語言進行傳教還比較有效率。（Martin,1980; Aldana,1949）傳教士以羅馬字母書寫當地語言，並翻譯了包括聖經在內的許多宗教書籍。學習甚有心得者甚至編纂了當地語言的辭典。（De La Costa,1961; Arañas,1985）結果，傳教活動不僅沒有助長西班牙語的擴散，反而是讓地方語言的生命力更為強韌了。除此之外，教會也逐漸發現，作為菲律賓唯一同時懂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語言的行為者，他們能夠透過擔任殖民當局與本地人之間


的中間人 (intermedianaries) 掌握許多特權。因此，到了西班牙統治晚期，教會整體而言都對教授當地人西班牙語抱持著反對的態度。

相較於殖民當局的力不從心與教會的刻意杯葛，菲律賓本地人反而對於學習西班牙語有莫名的熱誠，例如菲律賓印刷出版人的始祖 Tomas Pinpin 於 1610 年出版了一本以他加祿語族群為對象的西班牙語學習小冊子 *Libring Pagaaralan nang manga Tagalog nang uicang Castila* (英譯: The book with which Tagalogs can learn Castilian) 在這本手冊的前言中，Pinpin 提到，如果菲律賓人喜歡模仿西班牙人的習慣和服裝、模仿西班牙人操作武器，甚至模仿西班牙人的走路方式，那麼他們也應該學習西班牙人的語言，否則就只是學到了表面，而沒有學到知識 (Fernández,2013)。

## 貳、西班牙統治晚期 (18、19 世紀)

從十八世紀開始，西班牙的殖民統治態度丕變，這主要是受到十八世紀一系列戰爭的影響。首先，在英法七年戰爭期間 (1756-1763)，西班牙當時因受到法國波旁王室 (House of Bourbon) 的統治，因此同樣遭到英國攻擊。英軍於 1762 年攻陷馬尼拉，並佔領長達 20 個月。儘管在戰爭結束後，英國歸還了馬尼拉，但是由於英國海權的崛起，西班牙從此無法再壟斷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大帆船貿易」的利潤也逐漸流失，往東行和西行的大帆船，分別於 1811 年和 1815 年劃下句點。其次，從 1789 年開始，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戰爭與拉丁美洲獨立先後爆發，西班牙不但失去了大片的殖民地，也受到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新興政治思潮的衝擊，在國內陷入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競爭 (Abinales & Amoroso,2005)。

基於上述的情勢，西班牙開始著手對菲律賓進行政治和經濟上的改革。在經濟方面，由於傳統的保護主義已經不可行，索性開放外國商人，尤其是中國商人，到菲律賓經商，並發展經濟作物出口。這個政策刺激了新一波大規模的華人移民，當中不乏與菲律賓本地人通婚生育者，華人麥士蒂索階級便是在這個背景下快速崛



起。在政治方面，西班牙政府希望能夠強化中央集權與財政監督，甚至進一步訴求政教分離 (Abinales & Amoroso, 2005)。這些計畫都涉及官僚體系的擴張，為了補充殖民政府的人員，除了要派遣更多來自西班牙本國的官僚之外，也必須從菲律賓本地人當中甄補政府雇員。如此一來，對於菲律賓本地人的教育，尤其是語言教育，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西班牙政府也很清楚，過去要求對本地人教授西班牙語的命令並沒有被落實，但是他們也了解菲律賓有許多不利的條件。於是，西班牙政府頒佈 1839 年皇家飭令 (1839 Royal Decree)，要求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檢視菲律賓的教育情況，並提出改善建議。然而，因為西班牙本國發生了動亂，一直拖延至 1855 年才由菲律賓總督 Manuel Crespo 指派委員會。Crespo 給予委員會幾項指示，包括：(1) 針對學校教育的統一草擬規定，說明在男校、女校分別應該教授哪些內容，並特別注意要如何促進卡斯提爾語 (西班牙語) 的發展；(2) 根據每個村莊的貢賦，決定應該指派的男女教師的數目；(3) 針對成立教師學校提供建議，說明其所應提供的功能與合適的目標 (Blair & Robertson, 1907:46. 67-68; Hardacker, 2013:12)。委員會於 1861 年隻針對考察結果提交報告，該報告的許多建議，反映在「1863 年教育飭令」 (Educational Decree of 1863) 當中。

「1863 年教育飭令」啟動了菲律賓史上第一次公共教育計畫。它的正式名稱為《在菲律賓建立基本教育計畫之皇家飭令》 (Royal Decree Establishing a Plan of Primary Instruction in Filipinas)，在飭令之下，還包含了一份有關師範學校的規定 (Regulations for the Normal School for Teachers of Primary Instruction for the Natives of the Filipinas Islands) 以及一份有關小學教育的規定 (Regulations for the Schools and Teachers of Primary Instruction for the Natives of the Philippine Archipelago) (Blair & Robertson, 1907)。

「1863 年教育飭令」計畫要在每個村莊設立至少一所男校和一所女校，不僅招收本地學生，也招收華人子女；基本教育是強制性的，且對窮人免費；它也計畫要成立一所培訓本地教師的師範學校，對於教師候選人提供免費的教育訓練 (Blair



& Roberston,1907:46. 79-81)。

「1863 年教育飭令」特別重視西班牙語的教育，例如：在飭令的「說明」(Exposition)中提到，地域廣大、部分人口的習慣以及缺乏有組織的基本教育體系，是卡斯提爾語(西班牙語)，以及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在菲律賓仍然保持落後的原因(Blair & Roberston,1907:46. 77)；在小學教育的規定中，卡斯提爾語是應該要教授的內容之一，教師也被要求要特別注意學生是否得到良好的卡斯提爾語練習，隨著學生越來越熟練該語言，課堂的解釋也要逐漸以卡斯提爾語來說明，且學生之間的溝通也被禁止講自己的語言(Blair & Roberston,1907:46. 96-97)；同樣地，在師範學校當中，老師和學生也都被要求要以卡斯提爾語來進行課程，即便是在日常生活當中，也被嚴禁講其他的語言(Blair & Roberston,1907:46. 87)；飭令更規定，在飭令頒布 5 年以後，不會講西班牙語的人不能擔任殖民政府的有給職位，而當一所學校在村莊裡設立了 15 年以後，該村莊當中不會講西班牙語的本地人，也不再享有 *principalia* 的特權(Blair & Roberston,1907:46. 85)。

然而，儘管「1863 年教育飭令」目標宏大，但是實際的落實情況十分差強人意。因為缺乏財源的關係，殖民政府實際上根本無法在每一個村莊設置學校，學校多半集中在各省分的中心，使得許多住在山區或離島的居民無法接受教育。儘管是義務教育，但殖民政府也缺乏相應的政策工作來落實強制規定；而在學校當中，也因為缺乏師資和教材，也使得教育難以有成效(Hardacker,2013: 15-16)。

普及公共教育的另一個阻礙，則是來自教會的抵制。1864 年，一位西班牙浪漫主義劇作家、記者暨政治人物—Patricio de la Escosura，受命到菲律賓進行考察。在他的回憶錄當中，他認為菲律賓本地人之所以不會講西班牙語，錯不在他們身上，而是在「我們」這些忽略其教育的西班牙人身上：“...en nosotros mismos, que su educación descuidamos.”(Escosura,1882:11)這裡的「我們」特別指涉的是教會成員，他們長期以來一直說服殖民當局相信，教導本地人西班牙語，會讓他們跨越種族地域的分歧而團結在一起，也會讓他們看得懂西班牙的法律與歐洲思想，因而使他們有能力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挑戰西班牙的統治(Escosura,1882:11-12)。如前文





所述，天主教修士作為菲律賓唯一同時懂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語言的行為者，能夠透過中間人的身分掌握許多特權，他們自然不會希望這個語言能力不對稱的權力基礎被侵蝕，而使他們喪失了對地方的控制能力。

在很長一段時間，教會都是菲律賓本地人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教會不僅創辦了許多教會小學與中學，甚至還成立了全菲律賓甚至是全東南亞的第一所大學——聖托馬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UST）。<sup>27</sup>然而，教會興辦教育的目的，經常是基於教會成員甄補的目的，也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教會才有可能對本地人教授西班牙語。「1863 年教育飭令」最初的構想就是想要繞過教會，由政府直接興辦教育，而不必再受到教會的妨礙，但是在財源與師資皆不足的情況下，到頭來還是得依賴教會的協助，由教會負責經營學校，並且由傳教士或牧師來充任教師（Alcala,1999:115），甚至連根據 1863 年飭令而成立的師範學校（Escuela Normal de Maestros），也是由耶穌會負責經營（Meany,1982:495-496）。也正是因為教會對於教育系統的滲透，以西班牙語進行教學的規定經常被視若無睹。


### 第三節 菲律賓民族主義膨發時代

#### 壹、宣傳運動

西班牙時代的菲律賓，在教育資源不足與教會抵制的情況下，不僅初等教育的學校數量有限，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管道更是付之闕如。能夠接受完整教育的人，往往是社經地位較高的華人麥士蒂索階級，他們不僅因為居住在馬尼拉或各省份中心而比較容易近用稀少的教育資源，並且也只有這個階級才有能力將子女送到歐洲接受高等教育。

這些在歐洲留學的菁英階級，被通稱為 *ilustrados*（「啟蒙者」之意）。在歐

<sup>27</sup> 聖托馬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UST）為 1611 年由出身自道明會（Dominican）的天主教馬尼拉總教區總主教 Miguel de Benavides 所創立。



洲的見聞，使得他們不僅體認到菲律賓相對於歐洲大陸的落後，也體認到西班牙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的落後。為了促進菲律賓社會情況的改善，這些 *ilustrados* 組成了一個叫作 *La Solidaridad* 的組織，並發行了同名的西班牙語刊物，在菲律賓與歐洲掀起了所謂的「宣傳運動」（**Propaganda Movement**），試圖透過遊說西班牙的政府及政治人物，來促成殖民地的政治改革。

在菲律賓主流的歷史論述當中，「宣傳運動」經常被視為菲律賓民族意識形成的源頭，主要原因是「宣傳運動」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菲律賓當今的國父—Jose Rizal，在其小說 *Noli Me Tangere* 當中，首次將菲律賓以一個社會整體的形式給呈現出來，並且首次用 *filipino* 這個詞彙來指稱所有的菲律賓人民，為菲律賓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鋪墊了基礎。但值得注意的是，「宣傳運動」的目標並不是要讓菲律賓獨立，而是要讓菲律賓與西班牙同化（Gonzalez,1980:2）。他們希望讓菲律賓成為西班牙直接管轄的行省，讓菲律賓人像半島人一樣被合理的課稅，並享有完整的公民權，並在西班牙議會（Cortes）擁有代表席次（Abinales & Amoroso, 2005: 105-106）。同樣地，他們也希望菲律賓人能夠像半島人一樣會講西班牙語，因為這個語言不僅是獲得公民權的基本條件，也是讓菲律賓人能夠學習歐洲政治思潮的媒介，以及為了權利而展開抗爭的武器。

毫不意外地，*ilustrados* 的主要對手就是菲律賓的天主教會。在第一期的 *La Solidaridad*（1889）當中刊載了一篇文章〈菲律賓的卡斯提爾語教育〉（*La enseñanza del castellano en Filipinas*），評論了西班牙海外事務部長 Becerra 向菲律賓總督所發佈的一項飭令，該飭令強調在菲律賓推廣西班牙語的急迫性。有鑑於過去類似的飭令從未被落實，*La Solidaridad* 對於這次飭令的有效性亦抱持著悲觀態度。他們將責任歸咎於修道會（religious orders）的阻撓，認為修道會為了保護自身的特權，極力阻止一般菲律賓民眾學習西班牙語。此外，1888 年的時候，在 *La Solidaridad* 的發行人 Marcelo del Pilar 的家鄉馬洛洛斯（Malolos），曾有 20 名華裔麥士蒂索婦女，向前來巡視的菲律賓總督 Valeriano Weyler 提出請願，要求設立一所夜間學校以供當地人學習西班牙語。她們的訴求一度被殖民當局所接受，但是在隔年，教



會以教導不道德內容以及違反齋戒日規定為由，勒令關閉了這所學校。在 Jose Rizal 的小說 *Noli Me Tangere* 和 *El Filibusterismo* 當中，亦對於教會阻撓菲律賓的進步提出許多批判。

「宣傳運動」的訴求最終仍無法達成，而隨著 Marcelo del Pilar 的過世與 Rizal 等重要人物的退出，*La Solidaridad* 也宣告解散。Rizal 於 1892 年回到菲律賓，並且在馬尼拉成立了「菲律賓同盟會」(La Liga Filipina) 繼續追求改革。「菲律賓同盟會」的成員除了菁英階級之外，也有許多受到「宣傳運動」影響的工人、農民與貧窮學生等草根階級，當中也包含了後來的革命領袖－Andres Bonifacio。「菲律賓同盟會」才成立沒多久就因為 Rizal 遭到殖民當局逮捕並流放而停止運作 (Abinales & Amoroso, 2005:109-110)。

## 貳、第一次菲律賓革命

Rizal 被捕後，「菲律賓同盟會」當中的激進份子在 Bonifacio 的帶領下，組成了祕密會社「卡蒂普南」(Katipunan)，<sup>28</sup>謀求以革命手段來推翻西班牙統治。「卡蒂普南」的成員多半來自底層階級，因為教育程度不足的關係，所以除了少部分自學成材者 (例如 Bonifacio 本人) 之外，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講西班牙語，因此「卡蒂普南」所使用的語言，是通行於馬尼拉及周邊地區的地方語言－他加祿語。儘管如此，「卡蒂普南」還是有來自菁英階級的成員，例如革命後期的領袖 Emilio Aguinaldo，即是甲米地 (Cavite) 的地主，而他在「卡蒂普南」當中所隸屬的 Magdalo 派系，也是以甲米地的地方菁英為核心。由於風聲走漏的關係，馬尼拉的「卡蒂普南」成員提前於 1896 年揭竿起義。雖然革命軍很快地便遭到西班牙軍隊的驅逐，但是菲律賓沉痾已久的經濟情況早已在底層階級醞釀了許多不滿情緒，因此革命很快就延燒到鄰近的他加祿省份，而 Rizal 因為被認為與革命有關而遭到西班牙當

<sup>28</sup> 「卡蒂普南」(Katipunan) 的全稱為 *Kataastaasan Kagalang-galang na Katipunan ng mga Anak ng Bayan* (英譯: Most Exalted and Most Respected Association of the Children of the Country)，意思為「由祖國子民所組成之最崇高最尊敬的聯盟」，有時候也簡稱為 K.K.K。

局的處決。由於對革命路線的看法分歧，以及潛在的階級利益衝突，Bonifacio 的領導權在甲米地菁英的主導下遭到撤換，後者決議要成立革命政府，並擁立 Aguinaldo 作為領導人，而不認同這項結果的 Bonifacio 則遭到處決（Abinales & Amoroso, 2005:112）。

「卡蒂普南」有非常濃厚的他加祿色彩，不僅組織名稱本身就是他加祿語，組織內部分成的三個位階—*katipon*（成員）、*kawal*（士兵）與 *bayani*（英雄）—也是以他加祿語命名。「卡蒂普南」底下的其中兩支派系—*Magdiwang* 和 *Magdalo*，在他們所使用的旗幟上面，使用了以他加祿語的古文字貝貝因（*Baybayin*）字母所標示的“ka”（見圖 2-3），其代表的是他加祿語語言的 *kalayaan*（自由），而 *kalayaan* 也正好是「卡蒂普南」所發行的刊物名稱。「卡蒂普南」成員所使用的化名是她家祿語姓名，而組織內的其他用語也都是他加祿語，例如組織儀式的主持人叫作 *mabalasik*、組織的教條叫作 *pangaral*、招募新成員的過程叫作 *hasik* 等等。



圖 2-3、「卡蒂普南」的旗幟

說明：上為 *Magdiwang* 派系旗幟，下為 *Magdalo* 派系旗幟

資料來源：Philippine Center for Masonic Studies

我們今天甚至無法判斷，Bonifacio 當初發動革命的時候，究竟是想要以整個菲律賓群島作為一個整體來實現獨立，還是只有追求他加祿地區的獨立而已。Gonzalez（1980:10）指出，Bonifacio 似乎經常將 *bayan*（祖國或故鄉之意）等同於 *Katagalugan*（他加祿地區），例如他刊載在 *kalayaan* 上面的詩“Pag-ibig sa



Tinubuang Bayan”（對祖國的愛）寫到：

Dapat kung ang  **bayan ng katagalugan**

ay linalapastangan at niyuyurakan

katuiran, puri niyat kamahalan

ng sama ng lilong taga ibang bayan.

Di gaano kaya ang paghihinagpis

ng pusong **他加祿語** sa puring na lait?

（如果我們他加祿故土被虐待了，

而她的權利、榮耀與尊嚴也被成千上萬名外人所惡意踐踏，

你覺得，在她受辱的榮耀之下，他加祿人的心將有多痛苦。）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蛛絲馬跡是，「卡蒂普南」的部分旗幟上面有八道光輝的太陽圖案，這八道光輝分別代表著八個發起革命的省份－馬尼拉、莫龍（Morong，今已改為黎薩省）、甲米地（Cavite）、內湖（Laguna）、八打雁（Batangas）、新怡詩夏（Nueva Ecija）、布拉干（Bulacan）和邦板牙（Pampanga），當中除了邦板牙以外，其他都是他加祿省份。這個圖案也是今天菲律賓國旗上的太陽圖案的前身。




圖 2-4、「卡蒂普南」旗幟與菲律賓國旗

說明：左為 Pio del Pilar 將軍所使用的個人旗幟；中為 Aguinaldo 所建立之革命政府所使用的旗幟；右邊為菲律賓國旗。

資料來源：Philippine Center for Masonic Studies

1897 年 5 月，Aguinaldo 在布拉干省（Bulacan）的邊那巴多（Biak-na-Bato）宣佈建立革命政府，史稱「邊那巴多共和國」（Biak-na-Bato Republic），並委由 Isabelo



Artacho 和 Felix Ferrer 起草臨時憲法，不過他們實際上是參考了古巴的《希馬瓜尤憲法》（*Cuban Constitución de Jimaguayú*）進行改寫。Aguinaldo 在 1897 年 11 月公佈了《菲律賓共和國臨時憲法》（*Constitución Provisional de la República de Filipinas*，以下簡稱《邊那巴多憲法》），該憲法有一份西班牙語版本和他加祿語版本。考慮到這是由菁英階級參考古巴的範例所改寫而來的憲法，可以合理推測是先有西班牙語版本，然後才翻譯成他加祿語版本的。《邊那巴多憲法》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規定是：「他加祿語應作為共和國的官方語言。」<sup>29</sup>由此可以看出，「邊那巴多共和國」仍然是非常的以他加祿為中心，怪不得西班牙將這場革命稱作「他加祿革命」（la *revolución tagala*）。

Aguinaldo 政權在西班牙軍隊的猛攻之下退守山區，但由於西班牙政府窮於應付在地球另一端爆發的古巴革命，因此傾向以政治手段解決菲律賓的問題。於是 1897 年 12 月，雙方簽署了《邊那巴多協定》（*Pacto de Biak-na-Bató*），以西班牙殖民當局赦免和革命領袖罪刑並允其流亡海外為條件，停止一切革命活動。Aguinaldo 隨後即流亡香港。

## 參、第二次革命

1898 年 2 月，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爆發，菲律賓革命也藉此機會死灰復燃。在美國的幫助之下，Aguinaldo 從香港返回菲律賓領導革命，並於 1898 年 6 月 12 日發表《菲律賓獨立宣言》（*Acta de la proclamación de independencia del pueblo Filipino*）。然而，當西班牙於 1898 年 8 月向美國投降時，美西雙方都不願意承認菲律賓革命政權的正當性。美國在 1898 年 12 月透過和西班牙簽訂的《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 of 1898*）取得菲律賓的主權，而 Aguinaldo 則於 1899 年 1 月頒佈《馬洛洛斯憲法》（*Malolos Constitution*），正式宣告菲律賓第一共和的建立，

---

<sup>29</sup> 西班牙語原文：Artículo VIII. El tagalog será la lengua oficial de la República.；他加祿語原文：Ikawalong Utos. Ang wikang tagalog ay siyang mananatiling wika ng Republika. *Corpus Juris*. “1897 Biac-na-Bato Constitution” In: <https://thecorpusjuris.com/constitutions/1897-constitution.php>.



雙方隨即進入交戰狀態 (Abinales & Amoroso,2005:113)。

有別於第一次革命時鮮明的他加祿特徵，馬洛洛斯共和國則產生了西班牙語的轉向。首先，《菲律賓獨立宣言》是由 Ambrosio Rianzares Baustita 以西班牙語撰寫的，與此同時，Julia Felipe 也為菲律賓國歌的前身 *Marcha Nacional Filipina* 以西班牙語進行作詞。從 1898 年 6 月開始，革命政府也開始發行 *Heraldo de Revolución*，一開始是他加祿語和西班牙語的雙語刊物，隨著它陸續改版為 *Heraldo Filipina*、*Indice Oficial* 和 *Gaceta de Filipinas*，它最終變成只以西班牙語發行。

馬洛洛斯會議在 1989 年 9 月召開。一開始是由 Apolinario Mabini 負責起草憲法。Mabini 也是他加祿人，不過他是在西班牙語的環境下接受教育的，因此和其他的 *ilustrados* 一樣，比較擅長講西班牙語。然而，有趣的是，Mabini 的憲法草案除了本身是以西班牙語撰寫之外，裡面的內容完全沒有提到西班牙語的地位。Mabini 憲草的第 124 條規定，小學教育應使用官方語言他加祿語，並且開始教授基本的英語；到了中學階段，應該分別要有兩門英語課和兩門法語課；到了大學階段則要開始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Mabini 憲草的第 130 條則規定，當英語在菲律賓群島足夠普及的時候，應宣佈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關於 Mabini 為何重視英語的原因不得而知，不過由於其他的政治因素，Mabini 的位子最終被 Felipe Calderon 所取代，後者的草案成為《馬洛洛斯憲法》的最終版本，其有關語言政策的規定為：

#### Title XIV Constitutional Observance, Oath, and Language

Article 93. The use of languages spoken in the Philippines shall be optional. Their use cannot be regulated except by virtue of law, and solely for acts of public authority and in the courts. For these acts the Spanish language may be used in the meantime.

(菲律賓的口說語言的使用可以有選擇性。僅能以法律來規範語言使用，並且僅限於公共權威和司法事務的實踐範圍。在這些實踐上，目前應使用西班牙語。)

## 第四節 美國的英語政策及語言意識形態



在與西班牙簽訂《巴黎條約》之後，時任美國總統 McKinley 指示戰爭部長展開對菲律賓的征服行動，他同時提到：


最後，軍事部門嚴肅而至高的目標是要贏得菲律賓居民的信任、尊重與情感，透過使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保證他們完全的個人權利與自由—這是自由民的遺產—並向他們證明，美國的任務是**慈善同化** (benevolent assimilation)，是要以正義與權利的溫和統治來取代任意統治。(Richardson, 1917:6582)

「慈善同化」是美國統治菲律賓期間的指導性意識形態，也是用來正當化美國殖民統治的論述。這個意識形態認為，菲律賓人因為缺乏民主的經驗，因此不宜直接獲得獨立，而要先成為美國的民主「學徒」(apprentice)，讓美國人來教這些「棕色小兄弟們」(little brown brothers) 何謂民主和文明。

在「慈善同化」的指導下，教育成為美國殖民統治的重要環節。由美國戰爭部長 Elihu Root 所草擬、美國總統 William McKinley 所發布的指示，規定菲律賓初等教育體系的教育媒介應為菲律賓的鄉土語言。但由於菲律賓鄉土語言多元複雜，彼此之間並不互通，且缺乏足夠的資源與教材，因此 McKinley 的指示並未獲得執行。最後，殖民者決定把學習語言的負擔轉嫁到被殖民者身上，於是全英語教育的政策便出台了。

由於缺乏師資，美國一開始是由阿兵哥來充當教師。1901 年，被稱作“Thamasites”（因為他們是搭乘名叫 USS Thomas 的軍艦來的）的第一批正式美籍教師抵達菲律賓。推廣英語的初期階段是非常辛苦的。第一批教師沒有為專為菲律賓人設計的英語教材可用，許多教師本身也並非第二語言教學專業出身。他們也十分仰賴那些好不容易接受完基礎教育的菲律賓學生來擔任課堂助教（即使對於他們的口音莫可奈何），才能使課程進行下去。到了 1920 年代，菲律賓的基層教師已經幾乎由菲律賓人充任，專為菲律賓人設計的教材也陸續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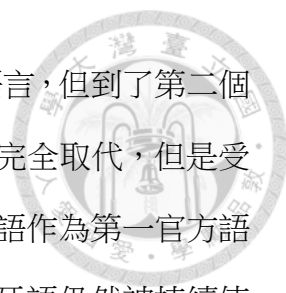
在美國殖民時代的短短幾年間，英語在菲律賓的滲透程度比起西班牙漫長統治期間的西班牙語還要強得多。根據 1918 年（美國統治 20 年）的人口普查，在 10 歲以上的人口當中，30.4%的男性及 16.9%的女性會講英語；33.5%的男性及 22.1%的女性能夠閱讀英文；32.1%的男性及 21.5%的女性能夠讀寫英文。此外，根據 1939 年的人口普查，總人口當中的 26.6%會講英文。

由於菲律賓公務體系中的美國人一直都維持極低的比例，因此英語在菲律賓的落地生根可歸功於這些接受 *Thomasites* 訓練的菲律賓本土教師。不過「菲式英語」也在這個脈絡下產生了。另外，有三項因素也導致了英語的快速擴張：第一，公共教育系統的完備；第二，菲律賓人對美國的正面觀感；以及第三，英語所提供的誘因，包含就業機會、文官資格以及政治機會。

塔虎托委員會 (*Taft Commission*) 於 1900 年所發布的第 5 號法案 (*Act No. 5*) 成立了菲律賓文官體制 (*Philippine Civil Service*)。文官考試以英語和西班牙語進行，然而 1901 年文官委員會 (*Civil Service Board*) 的報告中已經透露英語比起西班牙語來得有前景。1905 年的時候，選試西班牙語得考生還占了八成，到了 1925 年的時候已經降為 1%，保留給西班牙語使用者的文官機會只剩下法院的工作。

1902 年組織法案 (*Organic Law of 1902*) 規定了文人政府的組織結構、於 1907 年成立菲律賓議會 (*Philippine Assembly*)，以及菲律賓人參選地方公職的條件，其中包括英語或西班牙語的語言能力；1916 年的菲律賓自治法案 (*The Philippine Autonomy Act of 1916*)，或稱瓊斯法案 (*Jones Law*)，建立了兩院制立法機構，並規定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參選人必須具備英語或西班牙語的能力，同時規定投票人必須具備英語、西班牙語或母語的能力。

在菲律賓議會 (*Philippine Assembly, 1907-1916*) 以及隨後的菲律賓立法機構 (*Philippine Legislature, 1916-1935*)，最初都是以西班牙語作為第一官方語言，英語則作為第二官方語言，特別是在參議院，由於參議員的年紀都較為年長，因而較習慣使用西班牙語。但是隨著世代交替，英文逐漸取代西班牙語。兩個時期的法案都同時以英語和西班牙語書寫。



在法院，西班牙語在美國統治的前十年都還是唯一的官方語言，但到了第二個十年也開始使用英語。菲律賓委員會原欲於 1906 年將西班牙語完全取代，但是受到多次的推遲。最後在與菲律賓議會的斡旋妥協之下，規定以英語作為第一官方語言，但保留西班牙語的官方語地位直到 1920 年。實際上，西班牙語仍然被持續使用到 1940 年。

# 第三章 他加祿語言民族主義 的興起與反挫



在介紹完菲律賓的語言背景與殖民時代的語言政策之後，本章將透過對 Lope Santos、Renato Constantino 和 Leopoldo Yabes 三個人物進行論述分析，探討菲律賓語言民族主義從興起、高峰到挫折的過程。之所以選擇這三個人物，除了他們的論述具有代表性之外，他們對於菲律賓語言政策的走向也相當具有影響力：Lope Santos 不僅是文學家、語言學家，後來直接參與菲律賓國語的發展和推廣；Renato Constantino 是一位左翼歷史學家，也是一位極端民族主義者，他有關語言政策的論述後來成為菲律賓左翼團體和民族主義者經常沿用的論述；與前面兩人相反，Leopoldo Yabes 代表著反對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的立場，除了和其他相同立場的團體相互呼應與合作之外，他也是 1971 年制憲大會在草擬語言政策條文時的重要諮詢對象。在往後的相關論述當中，例如即將在第四章分析的 1986 年制憲大會，以及當前的國語爭議過程，這三個人的論述都持續地被不同立場的人所引用。

## 第一節 Lope Santos 的論述分析

### 壹、歷史社會脈絡

菲律賓人開始比較明顯地以語言作為民族主義的號召，主要是始於美國統治初期。這種語言民族意識的興起，主要表現在文學發展與報紙發行兩方面。在文學方面，當時比較著名的文學家包括 Lope K. Santos、Aurelio Tolentino、Vicente Sotto、Juan Crisostomo Sotto、Isabelo de los Reyes 等人，他們分別以各自的母語進行創作（Gonzalez,1980:32）。在報紙方面，當時也出現了非常多以本土語言發行的單語或多語刊物（見表 3-1），但是由於財務上的困難，這些出版品都大部分都非常短命，



幾乎撐不過 2 期。此外，從出版刊物的數量來看，也可以發現他加祿語相對於其他語言具有明顯的資源優勢（Gonzalez,1980:33-34）。

表 3-1、美國統治時代的本土語言刊物

| 語言          | 刊物名稱   |
|-------------|--|
| 他加祿語        | <i>Ang Wika</i> 、 <i>Balagtas</i> 、 <i>Biyak-na-Bato</i> 、 <i>Bulalakaw</i> 、 <i>Kaisahan</i> 、 <i>Katwiran</i> 、 <i>Dalaga</i> 、 <i>Filipina</i> 、 <i>Lidayway</i> 、 <i>Oras Na</i> 、 <i>Pagkakaisa</i> 、 <i>Palikero</i> 、 <i>Panahon nal</i> 、 <i>Paraluman</i> 、 <i>Pukyutan</i> 、 <i>Sakdal</i> 、 <i>Sampaguita</i> 、 <i>Sari-sari</i> 、 <i>Taliba</i> 、  |
| Kapampangan | <i>Ing Pinanari</i>  |
| Cebuano     | <i>Ang Suga Pamantala-an nga Filipino</i> 、 <i>Bag-ong Kusog</i>   |
| Ilokano     | <i>Dalan ti Cappia</i> 、 <i>Ubbog</i>  |
| 多語          | <i>La Redencion del Obrero</i> （他加祿語-Spanish）<br><i>El Espiritismo en Filipinas</i> （他加祿語-Spanish）<br><i>El Nacionalismo</i> （他加祿語-Spanish）<br><i>La Voz del Pueblo Filipino</i> （他加祿語-Spanish-English）<br><i>Ang Bayan Pilipino</i> （他加祿語-Spanish-English）<br><i>Feria de Novedales</i> （他加祿語-Bisayan-Spanish-English）<br><i>La Ecpoca</i> （Bisayan-Spanish-English）<br><i>Benedict's Weekly</i> （Ilongo-English）<br><i>Lanao Propus</i> （Maranao-English）<br><i>La Nueva Era</i> （Ilokano-Spanish） |

資料來源：整理自 Gonzalez（1980:34）

由當時許多支持語言民族主義的文學家或語言學家的論述來看，菲律賓語言民族意識的覺醒與美國獨尊英語的政策有密切關聯。面對美國所採取的「匿名性」論述，將語言連結到民主與知識，菲律賓的語言民族主義者則採取「本真性」的意識形態來回應，認為英語不可能比本土語言還要適合表達菲律賓的文化內涵。

如第壹章所述，「本真性」將語言的價值繫於它與特定族群的連結。「本真性」的語言之所以被賦予權威性，是因為它被認為能夠反映一個族群內在的核心思想或認同。例如，像菲裔美籍學者 Trinidad A. Rojo（as cited in Hayden,1942:593）就指出：「地方語言比起外來語言更深植於人們的心裡與日常生活當中，在那些領域



中，外國語言只會是貧乏的替代物。<sup>30</sup>」Rojo 以兩個具體案例指出，為什麼英語無法表現出菲律賓的特殊文化：

以本地人常見的食物—稻米—為例，不同的品種就有許多名字了，而在不同的生產階段也有不同的名稱。在 Ilokano 裡，稻米的幼苗叫做 *bonobon*；當移植到稻田裡就叫做 *raep*；*raep* 成熟之後變成 *pagay*，並結出 *dawa*；打穀脫殼之後變成 *iric*；搗米之後則變成 *bagas*；煮熟之後變成 *innapoy*。在經過 4 或 5 個小時，*innapoy* 變涼之後，就叫做 *kilabban*。這些差異是無法用英語輕易表達出來的。

另一個案例是親屬關係：

如果有兩個人和一對姊妹結婚，他們彼此的關係在他加祿語裡叫做 *bilas*；丈夫或妻子的父母叫做 *balae*，而稱呼較為年長的兄弟則要叫 *kuya*。*Amain* 和 *ale* 分別是 *uncle* 和 *aunt* 的單字，但是要叫 *aunt* 的話要用 *tiang*；*uncle* 則是用 *tiang*。這些是表達尊敬與情感的單字。宿霧語用來表達親屬關係的字彙就更細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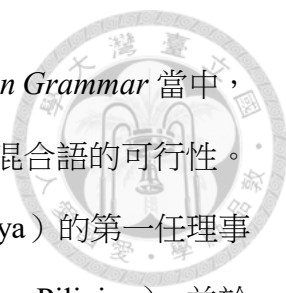
透過這兩個例子，Rojo 指出這些語言和字彙「反映了我們的文化與文明當中，最核心且最獨特的性格與特徵。」

不過，在二十世紀的前幾年，菲律賓的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都還只是在為本土語言爭取生存空間，但是到了 1930 年代，隨著菲律賓邁向獨立的可能越來越明顯，這些文學家和語言學家也開始在思考，面對菲律賓如此多元的語言環境，要如何從中找到屬於所有菲律賓人的共同語言？於是，有兩種方案逐漸浮現，一種是混合語方案，另一種則是在單一語言—尤其是他加祿語—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方案。

支持混合語方案的代表人物之一是 Norberto Romualdez，他是出身自禮智省

---

<sup>30</sup> 原文：...the vernacular is more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 and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than an alien tongue, and in those realms a foreign language can be only a poor substitute. (as cited in Hayden, 1942:593)



(Leyte) 的米沙鄢人 (Bisaya)。在他於 1908 年所出版的 *Bisayan Grammar* 當中，他將自己的母語 Bisayan Waray 與他加祿語進行比較，以證明混合語的可行性。Romualdez 在 1909 年就任「Bisayan 學會」(Saghiran san Binisaya) 的第一任理事長，又在 1914 年加入「菲律賓語言學會」(Akademya ng Wikang Pilipino)，並於 1915 年成為其副理事長。1927 年，Romualdez 也在加入朋友 Ignacio Villamor 所創立的「Ilocana 學會」(Gimong Dagiti Umiiloko)，<sup>31</sup> 雖然是以發展 Ilocano 語言為主，但是也支持混合語方案。Romualdez 曾於 1926 年在菲律賓大學發表演說 “The Adoption of a National Language”，又於 1935 年於馬尼拉廣場飯店 (Plaza Hotel in Manila) 向「菲律賓語言學會」的會員發表著名演說 “Consagracion Nacional de la Lengua Tagala”(Gonzalez,1980:37-38)。不過到了菲律賓自由邦時代，Romualdez 最後也接納了以他加祿語為基礎的方案。

另一方面，支持他加祿語方案的代表人物是 Lope K. Santos。Santos 曾經在一份主流西班牙語報紙—*El Renacimiento*—的報社底下，<sup>32</sup> 擔任該報社所發行的他加祿語雜誌 *Muling Pagsilang* 的寫手。他在 *Muling Pagsilang* 上面連載了自己的小說 *Banaag at Sikat* (英譯：*From Early Dawn to Full Light*)，這是他加祿語文學最早的幾部作品之一。Santos 曾經在支持混合語方案的美國學者 David Doherty 的說服之下，聯合一些編輯與作家在 1904 年創立「語言大會」(Kapulungan ng Wika)。但是他後來揚棄了混合語方案，而轉向支持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他在 1908 年當選「他加祿語使用者協會」(Samahan ng Mananagalog) 的理事長，又在 1911 年成為「他加祿語學會」(Academia de Tagalistas) 的理事長，以及「Balagtas 追隨者協會」(Kapulungang Balagtas) 的副理事長，<sup>33</sup> 這些都是比較支持他加祿語的團體

<sup>31</sup> 該學會是「Ilocano 作家協會」(Gunglo dagiti Mannurat nga Ilokano, 簡稱 GUMIL) 的前身。GUMIL 在菲律賓各地有不同分會，也是屬於比較反對 KWF 和 Filipino 的團體。

<sup>32</sup> 在當時，西班牙語仍是 *ilustrados* 階級的主流語言。*El Renacimiento* 和 *La Vanguardia* 是當時主要的兩份西語報紙，前者尤其具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並訴求立即獨立。該報社曾經一篇有社論 “Aves de Rapiña”(猛禽)，被認為在影射菲律賓委員會的官員 Dean C. Worcester，結果被後者告上法院，因此聲名大噪 (Gonzalez, 1980:33)。

<sup>33</sup> Francisco Balagtas (1788-1862) 是一位以他加祿語寫作的菲律賓詩人，他的出生地 Bigaa, Bulacan 後來改名為 Balagtas, Bulacan 以紀念這位文學家。Macansantos, Francis C. & Macansantos, Priscilla S.. 2015. “Philippine Literature in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ulture and

(Gonzalez,1980:36-37)。

本節接下來將集中分析 Santos 的論述，不僅是因為他支持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也是因為他對菲律賓後來語言政策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在菲律賓自由邦時代，Santos 曾出任過「國家語言中心」(Surian ng Wikang Pambansa，英譯：Institute of National Language, INL) 的主任，而他所編寫的文法書 *Balarila ng Wika Pambansa* 也獲得官方的採用(Gonzalez,1980:71-72)，因此對他進行分析的指標性意義不言而喻。

## 貳、主旨與目標

1930 年，Santos 在「第一屆獨立國會」(First Independent Congress) 的場合發表演說。當時美國國會正在討論是否要讓菲律賓獨立，為了向華府表示立場，並因應可能即將到來的政治變化，一群知識份子、學者、政治人物以及各行各業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舉辦了這場會議 (Independence congress, 1930:ix-xiii)。Santos 所發表的演講題目為：〈本土語言作為民族團結與獨立的要素〉(The Vernacular as a Factor in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59-181)。這個演說的訴求，正如它的題目所提示的，是主張菲律賓應該要有一個能夠團結國家並促成國家獨立的語言，而且這個語言必須要是一個「在地的語言」(vernacular)，而不能是外來的：

在國家的允許與保護之下，我們所欲準備的，是屬於我們這個種族的語言，因為對於我們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於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彼此來說，它是最自然也最適當的媒介；因為一個由西方獲得的外來語言，即便他們再怎麼期待它的善意，也永遠無法忠實而令人滿意地解釋我們的思想、感受以及渴望，

---

the Arts. In: <https://ncca.gov.ph/about-ncca-3/subcommissions/subcommission-on-the-arts-sca/literary-arts/philippine-literature-in-the-spanish-colonial-period/>。

它也無法適應我們的風俗、習慣以及東方本質的信念。( 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69)



因此他希望菲律賓政府當局能夠採取有利於本土語言的政策，並促使這些本土語言能夠匯集成為一個屬於菲律賓人的共同語言：「菲律賓的立法機關有權制定正面的法律，給予本土語言尊重，並規定由它們之中彙集出菲律賓人的共同語言。( 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68)」


### 參、語言意識形態

由上面的第一段引文就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Santos 的語言意識形態是比較傾向「本真性」的立場。在他演講的開頭，他引用了兩段話，第一段話出自 José Rizal 的第二部小說 *El Filibusterismo* 當中，Simoun 對 Basilio 所講的話：

...為什麼現在要來教西班牙語呢？即使不會造成惡劣的後果，它也是一種荒謬的自負。你會在這座島上已經在講的四十種或更多種的語言之上，再加上一種語言，以便讓你認識得更少嗎？

...西班牙語永遠不會成為這個國家的共同語言，人們是永遠不會去講它的，因為這個語言對於要理解他們大腦及內心的感受，提供不了任何字彙：每個國家都擁有她自己的語言，正如同她擁有自己的感覺一樣。你能從西班牙語當中得到什麼呢？得到你一些會講的字彙嗎？抹殺你的原創性，將你的想法從屬於其他人的大腦，而非讓自己自由，如此一來你將讓自己成為真正的奴隸！那些被認為學養豐富的人，十個裡面有九個是你祖國的叛徒。你們當中的那些人講著那個語言，而忘了你們自己的語言，既不會寫也不會講；而我不知道已經看過多少假裝一個字都不會的人了！還好你們有一個很笨的政府，當俄國為了奴役波蘭而強加俄語的時候、當德國人在它所征服的省份內禁止法語的時候，你們的政府為了保護你們而使用了你們自己的語言；可





是另一方面，你們這些多棒的人們呀，在如此不可思議的政府底下，卻忍痛去剝奪自己的民族性。不知怎的，你們好像忘了，當一個國家保有它的語言，它就保有了它自由的象徵，就如同當一個人保有他的思考方式，他就保有了他的獨立一樣。語言是國家的思想。很高興你的獨立被確保了：這是人們熱情所追求的東西。

另一段話，則是出自西班牙文學家 Don José Selgas 在西班牙語學會的演說：

...你可以從語言的鏡子中清楚地看見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的真實面貌，因為沒有其他地方能比一個國家所說的語言，更能夠忠實地從中描繪出它的道德形象。


...一個語言被講的方式正如同它被感受和思考的方式一樣。一個具有男子氣概的語言不可能屬於一個柔弱的國家；語言不可能在一個愚蠢的國家變得有智慧，也不可能在一個野蠻的國家變得優雅。

...你想知道一個人在想什麼嗎？那麼，聽他講的就對了。

透過這兩段引言，Santos 主張：

自然的哲學、從古至今的種族與國家歷史，以及每個人的個人經驗，都將語言視為最重要的一種存在。因此，對於一個人乃至於一個族群而言，它是用來表達想法、情緒和意志的最完美的發明，也是為人類社會能力賦予靈魂的最富饒的禮物。

比起膚色、大腦測量、服裝、民俗或者任何其他用以區別人種的調查工具，語言賦予社會學家最完善的工具，藉由語言，它可以發現一個種族的真正根源以及其最顯著的特徵。它能夠提供最完整的資料，來了解一個國家文明的起源、過程與實際程度。最後，它是思想與情感的最無窮無盡的遺產，為一個民族的存在與未來提供了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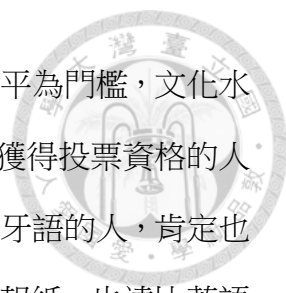
從 Santos 所引用的兩段話以及他自己所表達的意見當中，都可以看出他們將語言與種族、社會、國家或文明，視為一對一的關係，將語言視為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獨特思想或思考方式，並且將政治獨立、思考獨立及語言的保存連繫起來。這是很典型的「本真性」意識形態。Santos 感慨到，西班牙和美國的長期殖民壓抑了菲律賓語言的發展，使得菲律賓人缺乏智識，且因為彼此的語言無法互通，導致無法互相理解，因而造成了區域之間的對立。如果想要了解彼此，反而還要借助外國語言。

#### 肆、對於各種語言的看法

儘管如此，Santos 並沒有完全排斥外來語。他認為西班牙語和英語早已深深地滲透進菲律賓的社會與政治文化當中，並且菲律賓人也已經花了很多錢在英語的教學和推廣上面，接受美國教育的年輕世代也確實學習到許多進步知識。在這個時候，如果還試圖要消滅它們，無異於對自己的體制穩定施加暴力（Independence congress, 1930:163-164）。他之所以接受西班牙語和英語，不是因為它們是權力的語言，而是因為它們是知識的語言，而菲律賓人天性對外國人熱情，也喜歡追求智慧，自然不反對學習並使用這兩種語言，並和菲律賓的國語和方言一起和平共存（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78）。

Santos 所不滿的是，菲律賓政府當局（即便在納入了菲裔成員之後）一方面把所有的教育預算都拿來支持英語教學，另一方面又以缺乏資金為由，拒絕協助本地語言的發展。連美國總統 McKinley 都曾指示要用菲律賓人的語言來提供教育，並且美國國會所通過的菲律賓相關法律，沒有一項禁止本土語言的使用，可是在菲律賓的官員卻從來都不願意採納本土語言。Santos 認為這些官員存在著一個迷思，認為本地語言只能在家庭和特定的地方使用，認為它們無法促進知識與一般文化的成長，也無法增進繁榮與團結（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64-171）。

Santos 從三個方面來反駁這個迷思。首先，他根據 1918 的人口普查資料說明，



在菲律賓所有的合格選民當中（以從政經驗、經濟能力與文化水平為門檻，文化水平以是否識字為依據，並且不限制語言），因為會讀本土語言而獲得投票資格的人口，遠遠超出會讀英語或西班牙語的人口，而且懂得英語或西班牙語的人，肯定也懂得本土語言；其次，從報紙的發行人數來說，以本土語言發行的報紙，也遠比英語或西班牙語的報紙來得多，儘管前者經常面臨財務不足的窘境，而後者則經常得到政府的資助；最後，從文學性來說，本土語言的文學雖然還不像英語或西班牙語發展得那樣成熟，但早已初具雛形，絕不是不存在（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71-173）。Santos 承認，菲律賓在當時沒有任何一種本土語言，包括他加祿語，足夠成熟到可以擔當官方語言的地位。但正是因為如此，才應該要以公共資源來促進本土語言的發展（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64）。

要注意的是，Santos 的目標不只是一要為本土語言爭取生存空間而已，他還進一步要求讓菲律賓人擁有一個能夠讓彼此互相理解共同語言。問題是，這個語言該是什麼呢？並且，它要如何不違背前面的「本真性」立場呢？這就是 Santos 演說的後半部所要探討的問題，他訴諸了菲律賓語言的親緣性：

我們和其他人一樣肯定，在這整個國家被使用的所有語言，暫時先不去區分它是語言還是方言，都只是兩種或多一點語言的分支。...如果我們限制在有一定文學程度或有一定數量的菲律賓人所講的語言，我們可以毫不怕犯錯的說，即使是這些語言，只要經過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它們都只是一種真正母語的方言而已。（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74）

換句話說，正因為不同的菲律賓語言之間，是如此的相近，又有血緣關係，所以無論從中選出哪一種語言作為共同語，都不會違背「忠實而令人滿意地解釋我們的思想、感受以及渴望」的條件。

針對語言選擇的問題，Santos 表示他曾經針對非他加祿族群的人發過問卷，詢問他們比較傾向一個人造的混合語（Esperanto），還是在一種本土語言的基礎上，吸收相近語言的詞彙、片語和諺語？雖然他只收到一半的回覆，但是大部分他所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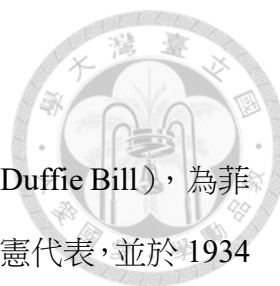
問的人都贊成以他加祿語作為共同語的基礎 (Independence congress, 1930:175-176)。Santos 本身也偏好他加祿語，因為他認為他加祿語是所有菲律賓語言當中發展最進步的一種，因此「毫無疑問是有立即效果的務實提案 (Independence congress, 1930:177)」。並且，如果考量到歷史性格、地理文學、英雄事蹟、教育、社會、政治、商業、產業等因素：

他加祿語被幾乎所有我們種族的歷史學家給予很大的份量；它是我們國家最具語言性與代表性的語言，並且根據所有東方語言學家的說法，它是被耕耘最久的語言，也是具有最古老、最豐富文學的語言；它是在海外、或是在農業與監獄殖民地的菲律賓人之間，或是工人與學生會眾等彼此之間共同語言；它是卡蒂普南、革命與馬洛洛斯政府所使用與奉獻的語言；它是這個群島首都的語言，許多地區人口流入此地尋求知識、工作、流行等，以及法律、司法與公務上的幫助；最後，根據我的問卷回應，它是我們大多數語言學家、知識分子和社會領袖所不約而同建議作為國語的語言。

(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80)

換句話說，Santos 支持他加祿語的理由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層面：首先是強調它的歷史意義－他加祿語是革命的語言，也具有最豐富的文學成果；其次則是強調它的現成結果－是首都語言，也是最廣泛被使用的語言。

Santos 不反對讓方言與共同語同時並存，但是他顯然對於「區域主義」(regionalism) 有敵意。他宣稱「除非出於區域主義情緒的嫉妒」，沒有其他方案能夠比他加祿語更為良好而務實 (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77)。他認為這些區域主義對於民族的團結很致命，「他們將給敵人最可怕的武器來威脅菲律賓人自由而快樂的未來。」 (Independence congress,1930:178)



## 伍、影響及後續發展

1934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泰丁—馬格菲法案》(Tydings-McDuffie Bill)，為菲律賓自由邦的成立提供了法律基礎。菲律賓隨即透過選舉產生制憲代表，並於 1934 年 7 月 30 日召開制憲大會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決定自由邦的憲政框架。制憲大會底下分成若干個委員會，當中包含了「官方語言委員會」(Committee on Official Language)。因為該委員會以三描禮士 (Zambales) 的代表 Alejo Labrador 為主席，因此又簡稱 Labrador 委員會。


在一讀會的階段，大會代表可以就各項議題暢所欲言。當時最引人矚目的事情之一就是碧瑤 (Baguio) 代表 Felipe E. Jose 關於官方語言議題的意見陳述。<sup>34</sup> 在以西班牙語告訴其他代表他將使用「人民的語言」來發表意見之後，Jose 以他加祿語發表演說：<sup>35</sup>

**語言是民族的靈魂。一個民族可以在政治上獲得自由和獨立，然而如果它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國語、被它的政府及人民所使用的話，它就被剝奪了靈魂和精神。我們未來或許能在政治上被宣告自由，但是束縛我們民族靈魂的羈絆不會被打破，除非我們也能擁有一個國語，讓我們能夠作為一個民族，表達我們的思想、觀念和感受。(as cited in Gonzalez,1980: 45)**

Jose 在過去曾經是勞工領袖，並且和 Santos 同樣出席了「第一屆獨立國會」並發表演說，因此不排除 Santos 演說中的論述也對他產生了影響。Jose 所講的這一段話，同樣也反映出「本真性」的論述方式。他認為國語之所以重要，在於唯有國語，才能將菲律賓人的內心深處의思想和靈魂給反映出來。此外，儘管單純就這一段話的內容本身看不出他支持以哪一種語言作為國語，但是他以他加祿語進行論述，並宣稱這是「人民的語言」，就已經足以反映他的立場。

<sup>34</sup> Felipe E. Jose 雖然在 1934 年制憲大會時代表碧瑤，但他其實出生於新怡詩夏省 (Nueva Ecija)，一個他加祿省份。

<sup>35</sup> Tan, Michael L.. 2014. "Behind Filipino."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In: <https://opinion.inquirer.net/77860/behind-filipino>.



不過，讓他加祿語成為國語的提案卻遭遇到極大的阻力。在審議階段，馬尼拉代表 Rafael Palma 支持東內格羅省 (Negros Oriental) 代表 Hermenegildo Villanueva 的提案，欲將他加祿語和英語及西班牙語並列為官方語言，理由與其他支持他加祿語的意見相同，認為他加祿語不僅是首都語言，也是最被廣泛使用的本土語言。但是他的見解遭到宿霧 (Cebu) 代表 Vicente Sotto 的挑戰，後者認為 Bisaya 的使用人口與範圍其實比他加祿語還要大。其他地區的代表也附和，認為在憲法中指定任何一個本土語言，都會排擠到其他語言。最後，在多方妥協之下，制憲大會最後通過的是由北甘馬粦 (Camarines Norte) 代表 Wenceslao Vinzons 所起草的決議案：「國民議會應採取措施，在固有本土語言 (複數) 的基礎上，發展並採用一個共同的國語。除非另有法律規定，英語和西班牙語應作為官方語言。」(Gonzalez, 1980:54-57) 此一條文反映的是混合語方案的立場。

然而，當這一條決議案送到了理論上只進行文字修正的文本委員會 (Special Committee on Style) 之後，送出來的條文卻發生了實質內容的改變。最終的版本變成：「國民議會應採取措施，在**其中一種**固有本土語言的基礎上，發展並採用一個共同的國語。<sup>36</sup>」這個調整似乎是受到當時菲律賓議會的議長—奎松 (Manuel L. Quezon) 的影響。作為議長，奎松經常以監督制憲大會的名義，給文本委員會下許多指示，有時候委員會的會議甚至是在奎松的辦公室裡進行的。不僅是有關國語的條文，當時很多議題領域的條文都發生了變動，因此當草案送出來時，一度引發軒然大波，但是奎松透過他的政治手腕將反對意見壓了下來。(Gonzalez, 1980:58-59)

1936 年，國民議會通過《第 184 號自由邦法案》(Commonwealth Act No. 184)，成立了「國家語言研究所」(National Language Institute)，負責研擬要選擇以哪一種語言作為國語的發展基礎。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國家語言研究所便提出建議，以他加祿語作為菲律賓國語的發展基礎。奎松隨即於 1937 年宣佈這項結果。

---

<sup>36</sup> 同註 13。

## 第二節 Renato Constantino 的論述分析



### 壹、歷史社會脈絡

菲律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隨即獲得獨立，然而美國對菲律賓的影響卻沒有消失。利用菲律賓在戰後亟需資金進行重建的需求，美國在經濟方面迫使菲律賓接受《貝爾貿易法案》( *Bell Trade Act of 1946* )，要求菲律賓給予美國關稅優惠，並修改 1935 年憲法的限制，讓美國的公民與企業享有和菲律賓公民一樣的「同等權利」( *parity rights* )，可以持有菲律賓的土地或開採菲律賓的天然資源，作為交換，美國將提供菲律賓 8 億美元的重建基金；在安全方面，美國亦迫使菲律賓政府通過一項軍事基地協議，讓美國能夠繼續在菲律賓維持美軍基地 99 年，並透過美軍顧問團和菲律賓軍隊維持緊密的關係，作為交換，美國亦提供 6 億 2 千萬的資金補助貧窮人口並重建交通建設 ( *Abinales & Amoroso, 2005: 170-171* )。

這種對美國的傾斜也反映在語言政策上。儘管在 1940 年就決定以他加祿語作為菲律賓國語的發展基礎，並且作為學校教授的科目之一，然而到了戰後，學校教育幾乎還是以英語進行授課，總統的就職演說也是以英語發表，連菲律賓的國歌都是用英語唱的 ( *Gonzalez, 1980: 98-99* )。

部分受到 1960 年代全球新左翼風潮的影響，部分則受到國內政治的撩撥，菲律賓人對於經濟疲弱與社會動盪的長期不滿，終於在 1960 年代爆發為新一波的民族主義運動。這一波民族主義的訴求是全面檢討菲律賓與美國的關係，尤其是在經濟與美軍基地的問題方面，但是它也擴散到語言政治的層面。

### 貳、主旨與目標

Renato Constantino，一位菲律賓左翼歷史學家，在 1959 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菲律賓人的錯誤教育》(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Filipino* )。這篇文章在 1960 年代的菲律賓學生運動中廣為流傳，並成為 1960 年代菲律賓民族主義在教育與語言政



策上的主要論述。

《菲律賓人的錯誤教育》，正如它題目所顯示的，並不是專門在談語言問題，而是涉及到整體教育層面。在這篇文章中，Constantino 的主要訴求是：菲律賓的教育必須要擺脫美國文化的支配，並以培養菲律賓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目標：

新一波對經濟解放的要求以及對我們政治主權的主張，使我們的教育者別無選擇，必須重新檢視他們的哲學、價值及方法，以塑造出能夠開創、支持並維護民族主義的菲律賓人。(Constantino,1970:27)

給菲律賓人的教育必須要是一個菲律賓教育。它必須基於這個國家的需求與目標。其目的不僅是要製造出能讀、能寫、能算加減的男男女女。它的主要目標是要生出一種公民意識，能夠理解並意識到它的國族身份，並懷有為這個共同體進步而努力的民族目標，而不是變成只顧著自己的混亂大眾。

(Constantino,1970:35)

要做到這一點，具體來說，除了要以菲律賓的角度來認識菲律賓的歷史與文學之外，更重要的是以菲律賓的語言來進行教育。語言問題在 Constantino 的分析當中佔了相當重要的份量。

### 參、語言意識形態

Constantino 的論述方式也是偏向「本真性」的意識形態。對於當時菲律賓還有許多實驗想要驗證母語教學的有效性，他感到很荒謬，因為「對一個人來說，不可能有其他語言會比他自己的語言用起來還要更自在。(Constantino,1970:29)」最能夠凸顯 Constantino 「本真性」意識形態的部分，是他從 Rizal 的小說中引用了和前述 Santos 一模一樣的段落：「你能從西班牙語當中得到什麼呢？得到你一些會講的字彙嗎？抹殺你的原創性，將你的想法從屬於其他人的大腦，而非讓自己自由，如此一來你將讓自己成為真正的奴隸！（Constantino,1970:30）」





不過 Constantino 和 Santos 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對外語的批判力道比較強。相較於 Santos 強調本土語言比外來語言還要適合本地人，Constantino 則是強調外來語言所造成的危害：

以外語作為教學媒介構成對學習和思考的障礙，因為學生首先必須掌握新的聲音，新的語調變化和新的句構。他內心深處的思想難以表達，而缺乏表達反過來阻礙了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我們發現，在我們社會中，大部分的人都缺乏嚴肅的思考。我們對於用英文寫的書或刊物一知半解。我們發現用外語和彼此溝通是折磨，然而因為我們早已遺忘了我們的母語，以至於我們發現在用這個語言表達我們自己的時候會感到茫然。(Constantino, 1970:33)

Constantino 在這裡雖然是著力於描寫外國語言，但是他也把語言視為表達內心思想的媒介，並且認為外來語言絕對是比本地語言還要不適合的媒介。他對於英語教育的批評，則更反映了語言對認同的影響：

在利用教育作為殖民政策工具的計畫當中，第一步，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決定以英語作為教育媒介。英語成了一個楔子，將菲律賓人與他們的過去隔開，接著又將受教育的菲律賓人與他們的同胞大眾隔開。英語將菲律賓人導入一個陌生、全新的世界。透過美國的教科書，菲律賓人開始學習的不僅是一個新語言，也是一個新的生活方式，有別於他們的傳統，卻是對他們的模式的一個諷刺。這是他們教育的開端，但同時也是他們錯誤教育的開端，因為他們再也不是作為一個菲律賓人在學習，而是作為一個被殖民者。(Constantino, 1970:24)

在這裡，語言不僅是溝通和思考的媒介，它也反映了一套世界觀、一套生活方式，以至於學習一個外語，會導致和原本的認份認同疏離。



## 肆、對於各種語言的看法

《菲律賓人的錯誤教育》通篇都在批判英語教育，只有在極少的部分，提到了國語和其他菲律賓本土語言。

除了如同前面所批評的，認為英語構成了學習和思考的障礙，削弱了菲律賓認同之外，Constantino 進一步指出英語對於菲律賓民主的危害。他首先指出，在西班牙統治時代，由於教育資源稀缺，因此只有 ilustrados 階級才有辦法接受完整的教育。學習成為一種特權，但是這也導致 ilustrados 和菲律賓的普羅大眾之間產生隔閡。儘管 ilustrados 是「宣傳運動」的推動者，但他們的訴求只是在西班牙的殖民框架下尋求改革，本身仍是西班牙教育的俘虜。他們也是在美國人來的時候，最快投降的一群人。

美國在傳入英語的時候，宣稱它是一個民主的語言，可以消滅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隔閡，給予所有人同等的機會。理論上，ilustrados 在這個教育體制之下將無法延續下去。「然而，長期下來，英語反倒延續了 ilustrados 的存在。美國化的 ilustrados，與他們西班牙時代的前輩一樣，是新祖國的生活方式的強力支持者。(Constantino, 1970:30)」Constantino 認為，英語不僅延續了階級分化，它也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創造了溝通障礙：

英語在掌權者與人民之間創造了阻礙。英語成了階級象徵，而母語則被棄如敝屣。英語產生了一個分化的社會，當中有一群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以及容易受到他們擺弄的大眾。英語教育失敗的一個明顯證據是，當政治人物以方言向大眾說話時，但因為對於方言缺乏掌握，以至於他們只能泛泛而談。

...而大眾則因為對英語缺乏掌握，已經習慣於對他們所聽到的英語一知半解。他們辨別得出聲音，但不知道意思。這對民主來說是個阻礙。(Constantino, 1970:31)

Constantino 批判菲律賓的教育者不敢下令以國語作為教育的媒介，只因為它

是建立在一個方言的基礎上。但是：「透過國語可以在菲律賓每一個地方通行的事實，國語的刊物和地方電影已經在整個群島上有一大批追隨者的事實，都再再顯示了，國語只要能夠得到適當的支持，就可以佔有一席之地。(Constantino,1970:33)」

Constantino 毫無疑問地知道菲律賓國語是建立在他加祿語基礎上的事實，但是他同樣以他加祿語的相對通行為由，不認為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的發展基礎有何問題。

## 伍、影響及後續發展

Constantino 的論述反映了當時一部份的菲律賓人，尤其是在他加祿族群，對於英語的態度，由包容轉向了排斥。這種排斥心理甚至也影響到他們對於「菲式英語」(Taglish) 的評價。

同樣在 1960 年代的時候，菲律賓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 Teodoro Agoncillo，表達了他對「菲式英語」的鄙視，認為它是受到污染的他加祿語。他認為「菲式英語」反映出其使用者的盲目，他們大部分是中產階級、接受大學教育、講英語的、出身於馬尼拉的戰後年輕世代以及廣播和影視明星。或許是對於日益浮現的消費文化的反感，Agoncillo 認為「菲式英語」是一個「不純粹的語言」(bastard language)，是設計來迎合市場，而不是用來促進國家統一的語言。「菲式英語」還不夠知識化，而它的混雜特性也使得他無法透過國家力量被標準化，這使得它在部分民族主義者眼裡不具有正當性 (Rafael,2000:170-171)。

正是這種對於英語的排斥以及語言「純粹主義」(purism) 的傾向，讓菲律賓的其他語言族群開始感受到強烈的不安全感。

### 第三節 Leopoldo Yabes 的論述分析



#### 壹、歷史社會脈絡

在 1934 年制憲大會的時候，不同族群代表在國語問題上的分歧就已經顯露出來，而文本委員會修改制憲大會所決議的條文一事，更是引發許多爭議。在很長一段時間，這些潛在的矛盾因為英語的維持而沒有爆發為正面衝突，但是到了 1960 年代，由於部分民族主義者，如 Constantino 和 Agoncillo 等人，開始主張排斥英語的使用，因而開始引起他加祿以外族群的不安。

1960 年代，由一位律師兼雜誌編輯 Geruncio Lacuesta 首先發難，抨擊「國家語言中心」的「純粹主義」(purism) 傾向，尤其將矛頭對準 Lope Santos。Lacuesta 認為，建立 Santos 的文法書—*Balarila ng Wika Pambansa*—的基礎上所發展而來的國語—Pilipino，實際上是一種「純粹」形式的他加祿語，他稱之為 Abakada 他加祿語或 Balarila 他加祿語。它的「純粹」表現在它只有 20 個字母，而排除了部分英語、西班牙語及其他菲律賓語言所擁有的字母，例如西班牙語的 ñ，以及在他加祿語沒有但是在其他菲律賓語言存在的 f。除此之外，Pilipino 所採取的拼音和文法，有時候甚至連他加祿族群的人都看不懂。Lacuesta 認為，這樣的發展有違憲法規定要在單一語言的基礎上加以擴充的精神。他認為理想的國語形式，應當採納馬尼拉的通行語言，因為馬尼拉包含了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同時也容易受到外來語言的影響，從這個環境中所發展出來的通行語言才是符合憲法精神的國語，他稱之為 Filipino (Gonzalez, 1980:107-109)。

1966 年，Lacuesta 舉辦了第一屆反純粹主義會議 (Anti-Purism Conference)，正式掀起「國語反純粹主義運動」(National Language Anti-Purism Movement)。反純粹主義運動逐漸吸納了許多對 1935 年憲法規定長期不滿的聲音，到了 1968 年，它改組成為「語言方法現代化運動」(Modernizing the Language Approach Movement, MOLAM)，其訴求也逐漸由原本的反對純粹，擴大為要求修改憲法的國語規定



(Gonzalez, 1980:111)。

恰逢 1960 年代末期，連任總統的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想要透過修改制度擴張權力，馬可仕的政治對手也想要透過制度的修改來提防馬可仕的擴權，而菲律賓的左翼勢力也想要透過制度修改重塑政治秩序。在各方勢力都想要改變制度現狀的情況下，於是召開了 1971 年制憲大會 (Abinales & Amoroso, 2005:202)。想要強化他加祿語 / Pilipino 角色的左派團體和民族主義者，以及想要廢除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基礎的其他族群代表，都想要藉著這次機會來達成各自的訴求。

本節的分析材料是 Leopoldo Yabes 所著的 *Let's Study the New Constitution: The Language Provision* (1973)。這本書除了描述 1971 年制憲大會關於國語規定的審議過程之外，最重要的是它收錄了許多正反立場的文件，包括發言紀錄、演講稿、信件、報紙投書等等。Yabes 是伊洛卡諾人 (Ilokano)，他是菲律賓大學英文系的教授，同時也是一位 Ilokano 文學專家。Yabes 是反對他加祿語陣營的大將之一，也曾支持過 Lacuesta 的反純粹主義運動。他本人雖然不是 1971 年制憲大會的代表，但是制憲大會的國語委員會 (Committee on National Language) 向他徵詢了許多意見，正反雙方的人都認為 1973 年憲法最後的國語規定有受到 Yabes 的影響。

## 貳、主旨與目標

在一封寄給 1971 年制憲大會代表的信件中，Yabes 提到：

我相信對於我們國家語言、官方語言和教育語言的問題，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冷靜、公正而民主的解決方案。至今以來的解決方式是令人不滿意的，因為他們都不是民主共識的結果，而是少數人的決定，導致整個問題變得更混亂 (Yabes, 1973:33)。

Yabes 所指的是 1934 年制憲大會所通過的 Vinzons 決議案被文本委員會修改一事。1934 年制憲大會對於是否要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或國語的發展基礎出現意見分歧，因此最後通過的是由北甘馬粦 (Camarines Norte) 代表 Wenceslao Vinzons

所起草的妥協方案：「國民議會應採取措施，在固有本土語言（複數）的基礎上，發展並採用一個共同的國語。」但是文本委員會卻在奎松的影響之下，將條文改成：「國民議會應採取措施，在其中一個固有本土語言的基礎上，發展並採用一個共同的國語。」（Yabes,1973:2; Gonzalez,1980:57）在通過這項憲法規定之後，國家語言中心（National Language Institute）又在極短的時間內便決定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的發展基礎。

自從倉促地選定並宣佈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的基礎，並採用 *Balarila ng Wika Pambansa* 作為國語的官方文法、採用 *Tagalo-English Vocabulary*（1940）作為第一本雙語單字書，同時著手編寫官方的他加祿語-他加祿語字典之後，透過日本人的佔領，日本所扶持的共和國根據其憲法的規定，「要採取措施，促進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的發展和推廣」，於是，以高壓強加一種「純粹」形式的他加祿語作為這個國家的國語，便被毫無鬆弛地維持著，一直持續到戰後年代，直到 1971 年制憲大會。（Yabes,1973:3）

因為這個原因，這種「純粹」或是 *Abakada* 形式的他加祿語，打從一開始就受到他加祿以外族群的抵制，他們的抵制被他加祿語黨派標籤為反民族主義、不菲律賓賓以及不愛國。但是 1968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他加祿以外地區，絕大多數的菲律賓賓家長寧願他們的小孩接受英語教育而非他加祿語（*Pilipino*）教育，甚至在他加祿地區也是如此（Yabes,1973:3-4）。

Yabes 仍然支持發展一個菲律賓國語，但是他強調，在一個憲政民主體制之下，發展國語的最根本原則是，不應該偏袒任何一個語言族群，而傷害到其他族群。作為國家的共同語言，應該要對不同的語言族群產生團結的影響，而不是製造分化。Yabes 認為，*Pilipino* 或他加祿語的推廣已經讓以他加祿語為母語的公民在教育及工作機會上擁有不公平的優勢（Yabes,1973:48）。

如果一個純粹形式的他加祿語不適合作為國語，那麼就要發展一個較為中立、較能廣受接納的語言。Yabes 以 *Lacuesta* 的提案為例，認為以馬尼拉通行語作為發



展基礎是可行的方案。而在這個國語發展出來之前，應該要繼續使用英語（Yabes, 1973:49）。

### 參、語言意識形態


Yabes 的論述很複合式地同時採用了「本真性」和「匿名性」的邏輯。他加祿語，或者精確來講，「官方的」他加祿語，不適合作為國語的原因，是因為它既不符合「本真性」也不符合「匿名性」。

在否定他加祿語的「本真性」方面，Yabes 除了指出真正的母語才更有利於學習之外，他持續不斷地將官方的他加祿語－Pilipino 標籤為「純粹」形式的他加祿語，目的就是要強調它的不天然。關於這一點，1971 年制憲大會的卡皮斯省（Capiz）代表 Enrique Belo 的闡述更為清楚：

我是會講他加祿語的，當然不是很好的他加祿語，但是是可以理解的他加祿語。你們將他加祿語稱為 Pilipino 的那一天，就是一切麻煩的開始。我所講的他加祿語是我在街頭上所聽到的，結合了一些英語、西班牙語和米沙鄺的詞彙。...在學校裡教授以及官方文件上使用的這個所謂的 Pilipino 或國語，是一種不同的他加祿語－被純粹化的他加祿語－而那很不幸地就是現在的 Pilipino。（Yabes,1973:43）

Belo 把街頭上的他加祿語和官方的他加祿語對立起來，前者才是自然的他加祿語，而自然的他加祿語本來就會吸收外語和其他本土語言的元素，也只有這種他加祿語才會具有「本真性」。

儘管如此，即便是比較自然的他加祿語，Yabes 應該也不會接受它作為國語。雖然在所有菲律賓本土語言的基礎上發展國語的想法，仍然保留了一點「本真性」的元素，但是 Yabes 更強調的是國語的發展不能偏袒任何一個族群，而必須是一個中立的語言，這背後的正當性基礎是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主義：



...這背後的民主原則是語言族群平等。更精確一點來說，所有的菲律賓人應該要有平等的機會能夠追求個人發展，無論他生在哪一個語言族群裡面。對於一個菲律賓公民追求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機會而言，他的先天語言不應該造成巨大的障礙或獨特的資本。(Yabes,1973:48)

...我要針對的是某種意見，這種意見認為，區域文化的豐富是不應該被鼓勵的，因為各式各樣的區域文化無法促進國族團結。這反映了一種集權主義心理，這種心理將邁向一個專制軍政府或法西斯政權統治下的單一語言社會。正好是這些被豐富的區域文化，才能有效地貢獻國族文化的發展。這種國族文化包含了我們人民追求發展為一個共同體的集體努力，並為他們追求更好且更豐富生活的希望、期盼與奮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Yabes,1973:127)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Yabes 的語言意識形態是比較接近「匿名性」的。他認為一個理想的國語，應該要超越特定的族群，以符合種族平等與多元文化的價值，也只有這樣的語言才符合民主的原則。因為菲律賓本土目前還沒有產生這樣的語言，因此相對來說，最符合這個原則的語言就是英語。


## 肆、對於各種語言的看法

Yabes 支持繼續使用英語，而反對以 Pilipino 或官方的他加祿語作為國語。支持繼續使用英語的主要理由是它是一個中立的語言：

但正好因為它是一個外國語言，才讓它在不同的語言族群之間顯得中立。它不會和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產生競爭。它的中立地位使得它對於大部分的菲律賓人—特別是他加祿以外的菲律賓人—來說，是比他加祿語和任何其他本土語言，更容易被接受為官方語言和教育語言。(Yabes,1973:146)

除此之外，Yabes 更強調英語的團結作用：





英語被公認對於這個國家的命運具有重要的團結作用。這反映在制憲大會本身，代表們用英語和彼此進行高層次的對話，這是他們透過其他語言所做不到的。審議的過程也是以英語記錄。因此，期待將新憲法以他們不熟練的語言來制定是不公正的。(Yabes,1973: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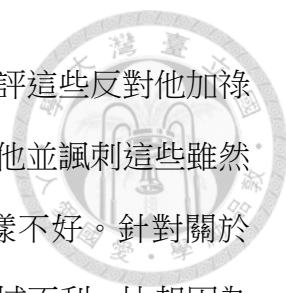
相對來說，他認為以他加祿語或 Pilipino 作為國語，不僅反民主，而且已然對國家造成分化。他並指控他加祿語黨派才是區域主義的始作俑者。再次引用制憲代表 Belo 的話：「他們(指倡議他加祿語的人)才是對沒爭議的決議案挑起區域主義、本位主義與省籍意識的人，卻反過來指控他加祿以外的族群有區域主義和省籍意識。」(Yabes,1973:44)

對於其他本土語言，Yabes 比較缺乏論述，他只有提到，小孩子透過他的母語可以得到最好的學習效果，因此支持在初等教育低年級的階段，實施母語教學。但同時 Yabes 仍然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本土語言可以發揮團結國家的效果。

## 伍、影響及後續發展

1971 年制憲大會的氛圍非常緊張，因為支持和反對馬可仕的陣營與左派學生團體，彼此之間的衝突很激烈，並且制憲大會才進行到一半，馬可仕便宣佈戒嚴，並逮捕了部分的制憲大會代表。另一方面，儘管他加祿以外的代表佔制憲大會的多數，但是他們很容易就會因為其他議題方面的立場，就被支持他加祿語／Pilipino 立場的人拉走，同時因為制憲大會的開議地點馬尼拉位在他加祿語與左派運動的核心地區，這些他加祿地區以外的代表也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不過最終 1971 年制憲大會做出三項重要的決定。首先是通過新比斯開省 (Nueva Vizcaya) 代表 Demtrio Quirino 所提出的第 69 號決議案，規定新憲法將以英語來制定。其次是規定：「國會應採取措施，發展並採用一個共同的國語，稱之為菲律賓語。」最後是規定英語和 Pilipino 應作為官方語言，使得 Pilipino 和菲律賓語之間有了分別。(Yabes,1973:1-17)



上一節所分析的 Renato Constantino，寫了一份報紙投書批評這些反對他加祿語／Pilipino 的代表，認為這些代表仍然受到殖民心態的影響。他並諷刺這些雖然主張要維持英語，但是他們的英語其實和他們的 Pilipino 一樣不好。針對關於 Pilipino 偏袒他加祿族群的批評，Constantino 則認為，短暫的區域不利，比起因為使用外國語言所造成的永久障礙還要好。(Yabes,1973:120-121)

除了 Renato Constantino 之外，還有另外一位 Constantino，是菲律賓大學語言學系的教授 Ernesto Constantino。他否定把 Pilipino 等同於他加祿語的說法，同時指出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發展基礎的決定，是在其他語言族群的代表均存在的情況下，一同決定出來的。Ernesto Constantino 指出菲律賓大學內部對於國語問題也分成兩派，支持 Pilipino 的教授非常科學而冷靜地在幫助 Pilipino 的發展，但是另外一位比較不那麼科學和冷靜的教授（暗指 Yabes），則密集地向國語委員會發揮影響力，想要取代 Polipino。儘管如此，Ernesto Constantino 也知道國語問題的敏感性，並接受了 1973 年憲法的結果。他提出，為了因應菲律賓語的發展，應該要分別成立菲律賓語言的研究中心、翻譯中心與教科書撰寫中心，來進行籌備工作。(Yabes,1973:132-142) 與此同時，Ernesto Constantino 也開始研擬菲律賓語的發展計畫。

反對他加祿語／Pilipino 的人將 1973 年憲法的結果視為一場勝利，但是正如後來我們所知道的，在馬可仕的任內，並沒有對菲律賓語的發展提出積極的規劃。反而是因為 Pilipino 和英語並列為官方語言，同時馬可仕政府又在 1974 年提出 Pilipino 和英語的雙語教學政策，使得 Pilipino 完全沒有受到削弱。到了馬可仕垮台的時候，Yabes 等人所期待的菲律賓語並沒有產生，但是「菲律賓語」這個名稱被延續了下來，並且在 1986 年的制憲大會上，讓 Pilipino 換殼上市。

## 第四章 語言意識型態的轉向



### 第一節 1986 年制憲大會的召開背景

馬可仕執政末期，由於經濟政策的失當、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弊端、政治壓迫，以及無力處理「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與「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CPP-NPA）的動亂等問題，使得他不僅失去社會的支持，甚至在官僚以及軍方內部都出現反彈的聲音，而 1983 年 8 月 21 日反對黨領袖艾奎諾（Ninoy Aquino）遭到暗殺的事件，更是引發軒然大波。（Abinales & Amoroso, 2005）

出於不明的原因，馬可仕突然決定於 1986 年 2 月提前舉行選舉以檢驗自身的統治基礎，反對派則推舉艾奎諾的遺孀—柯拉蓉·艾奎諾（Corazon Aquino）出來競選。但是選舉過程中出現許多舞弊的情形，最後雙方陣營皆根據自己的開票結果宣稱勝選，陷入政治僵局。與此同時，菲律賓軍方內部的改革派「改革菲律賓武裝部隊運動」（Reform the AFP Movement，簡稱 RAM）於 2 月 22 日發動政變失敗，退守至馬尼拉 EDSA 大道上的兩座軍營。在柯拉蓉陣營與菲律賓天主教會的號召下，百萬名群眾湧入 EDSA 大道以保護 RAM 的軍人免受馬可仕政權的追擊，史稱「人民力量革命」（People Power Revolution）。2 月 24 日，空軍和警方亦向反對陣營倒戈，而美國也撤除了對馬可仕的支持。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馬可仕遂於 1986 年 2 月 25 日搭乘軍機逃往夏威夷，而柯拉蓉則在軍方的認可之下，於當天宣佈就任菲律賓總統。（Abinales & Amoroso, 2005）在政治動盪的背景下上台的柯拉蓉，亟需進行政治改革以回應社會各方的期待，並鞏固自身的統治正當性，這是 1986 年啟動修憲的背景。

1986 年 3 月 25 日，柯拉蓉發佈第 3 號總統文告（Proclamation No. 3），宣布要組成一個 30 到 50 人的制憲大會（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來起草新憲法，成

員由總統任命。<sup>37</sup> 1986 年 4 月 23 日所發佈的第 9 號總統文告 (Proclamation No. 9), 更進一步規定了制憲大會成員的提名方式, 包括政黨、民間團體或公民得提名制憲大會委員; 總統可決定各地區代表的人數, 但全國 13 個地區都至少要有一名代表。<sup>38</sup> 由這兩份規範制憲大會的法律文件內容來看, 總統對於制憲大會的成員組成有很大的影響力。

1986 年制憲大會最後由 48 位委員加上一名秘書長 (Secretary-General) 及一名警衛官 (Sergeant-at-Arms) 所組成。Hidalgo, Saguil & Israel (1987) 指出, 1986 年制憲大會的席次分配有明顯地區域不均衡的情況(見表 4-1), 在 48 名代表當中, 呂宋島的席次佔絕對多數, 國家首都地區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簡稱 NCR, 即馬尼拉都會區) 的代表人數更是不成比例的高。此外, 彼時的菲律賓一共有 74 個省份, 但是在 1986 年制憲大會當中, 只有 23 個省份擁有代表。儘管一個委員的出生地或所在地與其語言政策立場並沒有絕對的對應關係, 但是他加祿語族群居於多數的組成, 是分析 1986 年制憲大會的語言政策相關議題時, 所不能忽略的因素。

表 4-1、1986 年制憲委員會的席次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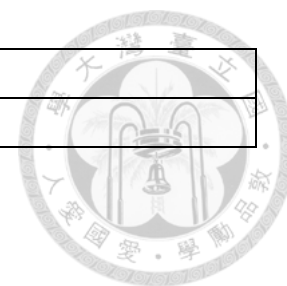
| 島嶼                 | 區域   | 代表人數 | 人口        |
|--------------------|------|------|-----------|
| 呂宋<br>(Luzon)      | NCR  | 13   | 5,925,664 |
|                    | I    | 3    | 3,540,893 |
|                    | II   | 1    | 2,215,522 |
|                    | III  | 7    | 4,802,793 |
|                    | IV   | 10   | 6,118,620 |
|                    | V    | 2    | 3,476,982 |
| 米沙鄢<br>(Visayas)   | VI   | 3    | 4,525,615 |
|                    | VII  | 4    | 3,787,374 |
|                    | VIII | 1    | 2,799,534 |
| 民答那峨<br>(Mindanao) | IX   | 2    | 2,528,506 |
|                    | X    | 0    | 2,758,985 |
|                    | XI   | 0    | 3,346,803 |

<sup>37</sup> Official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roclamation No. 3, s. 1986." In: <https://www.officialgazette.gov.ph/1986/03/25/proclamation-no-3-s-1986-2/>.

<sup>38</sup> Official Gazett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roclamation No. 9, s. 1986." In: <https://www.officialgazette.gov.ph/1986/04/23/proclamation-no-9-s-1986/>.

|  |     |    |           |
|--|-----|----|-----------|
|  | XII | 2  | 2,270,949 |
|  |     | 48 |           |

資料來源：Hidalgo, Saguil & Israel (1987)



1986 年制憲大會於 6 月 2 日開議。制憲大會底下分為 17 個委員會，其中，語言問題被分配給「人力資源委員會」(Committee on Human Resources) 負責，它的成員包括 Villacorta (主席)、Uka (副主席)、Guingona、Brocka、Quesada、Tan、Bennagen、Gascon、Rigos、Rosario Braid 以及 Treñas。「人力資源委員會」不僅要處理語言問題，也要處理教育、體育、文化和科學發展等議題，因此在委員會內部的分工之下，Villacorta 和 Bennagen 是對語言問題著力最深的委員，也在大會審議的過程中發表了最多的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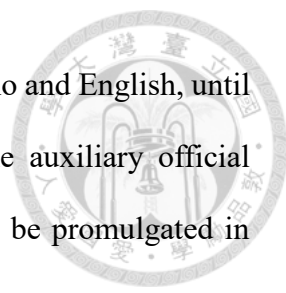
## 第二節 1986 年制憲大會的論述分析

### 壹、人力資源委員會的提案

在「人力資源委員會」所提交的〈第 29 號委員會報告〉(Committee Report No. 29: Resolution to Incorporate in the Constitution an Article on Educ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rts and Culture) 當中，包含了規範菲律賓國語的第一版條文草案：

Section 1.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the Philippines is Filipino. The national language shall be further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Philippine and other languages. Steps shall be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develop, enrich and use it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all branches of government and 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at all levels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第一條：菲律賓的國語是菲律賓語。國語應在菲律賓及其他語言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政府應採取措施以進一步發展、促進它，並將其作為政府各機關的溝通媒介以及各級教育體系的教育語言。)



Section 2.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Philippines are Filipino and English, until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The regional languages are the auxiliary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eir respective regions. The Constitution shall be promulgated in Filipino and English and shall be translated into the regional languages.

（第二條：除非另有法律規定，菲律賓的官方語言為菲律賓語和英語。地區語言在其各自地區得作為輔助官方語言。憲法應以菲律賓和英語規定，並應翻譯為地區語言。）

## 貳、背書演說

在背書演說（Sponsorship Remarks）的階段，委員會主席 Villacorta 指出，這個條文的目的是在於：「真正的發展國語，以促進菲律賓人民對社會經濟發展與國家建構的集體參與。<sup>39</sup>」

作為委員會成員之一的 Bennagen，則更進一步藉由國語發展的議題，來強調菲律賓在整體文化價值上需要擺脫西方的支配。他指出：

我們還沒將我們的行動整合在一起，使藝術和科學作為一種民族解放的工具，朝向一個系統性及可持續性的發展，讓我們的經濟、我們的政治生活與我們的民族心理，從外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這樣的意識，不加批判地受到外國事物的影響，助長了對西方支配的接納。（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1986:55）

他以國語問題為例：

例如，儘管不同的團體為菲律賓語的推廣付出努力，我們仍然還沒有認真執行有關我們的國語的官方聲明，而它毫無疑問是國家認同的重要文化指標。

---

<sup>39</sup> 原文：...genuin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Filipino people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 building.

但不僅是一個文化指標，一個國語也要作為一個跨越不同族群和階級的溝通體系，促進我們人民的統一與賦權。(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1986:55)

在這一段話當中，他強調了國語的兩個功能：首先，國語是民族認同的重要文化指標；其次，國語能夠作為跨越種族與階級的溝通媒介，促進人民的團結。此外：「同時，歷史告訴我們，除非科學以當地語言內化，否則我們永遠也發展不出科學態度。」(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1986:55)

到目前為止，Bennagen 還是延續著過去的「本真性」論述，將國語視為身份認同的指標，並且認為使用國語才能符合本國人的思考方式，才能夠擺脫西方的支配和內化科學的精神。

### 參、何謂菲律賓語？它和 Pilipino 的關係為何？

在大會審議階段，許多委員對於菲律賓語是什麼？以及它和 Pilipino 的關係？提出了很多疑問。


在回應 Ople 有關菲律賓語與 Pilipino 差別的問題時，Villacorta 表示，委員會的立場基礎是來自 Ernesto Constantino 所撰寫的立場文件“A Note on The Filipino Language”，Villacorta 根據這份文件提出了說明：

菲律賓語不同於 Pilipino，後者只有建立在一個語言的基礎上一他加祿語。另一方面，菲律賓語則是建立在不同菲律賓語言的基礎上。並且，Pilipino 主要是建立在他加祿族群的語言使用和特殊性的基礎上；而菲律賓語則是建立在菲律賓不同族群的語言使用、相似性和特殊性的基礎上。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1986:152)

除此之外，Bennagen 也針對菲律賓語 (Filipino) 字首“F”的意義進行補充說明：

主席女士，1971 年制憲大會曾討論過這個問題，並提到 Pilipino 是建立在他加祿語的基礎上。但是因為他加祿以外族群的反對，因此必須在不同菲律賓



語言的基礎上匯集出一個國語，並稱之為菲律賓語。因為我們知道 Pilipino 的字母裡面沒有“F”，但是其他菲律賓的語言裡面有。所以這是有象徵意義的，這代表國語的基礎不只是他加祿語，而是包含了所有的菲律賓語言。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1986:153)

到目前為止，根據 Villacorta 和 Bennagen 的說明，很容易就會認為人力資源委員會的提案是繼承了 1971 年制憲大會所提出的菲律賓語。然而，當我們再往下看，卻又會發現 1986 年的菲律賓語和 1971 年所提出的，在內涵上是有所差異的。

當被 Ople 問到，菲律賓語是否和 Pilipino 差別不大，以及採納菲律賓語是否代表要揚棄 Pilipino 的時候，Villacorta 承認，菲律賓語當時的發展階段，確實和 Pilipino 還不是「可高度區分的」(highly distinguishable)。重點是以下的這一段話：


「不可避免地，主席女士，(菲律賓語發展的)起始點會是 Pilipino，因為它在過去已經作為一個演化中的國語被發展了，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應該將自己侷限於(建立在他加祿語之上的)Pilipino 的語法和單字。」(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1986:153)

在回應 Calayco 同樣關於菲律賓語與 Pilipino 的區別問題時，Villacorta 更清楚地表明：「有字母“F”的 Filipino，是 Pilipino 的擴張。它是在這個國家裡面自然演化的通行語的名稱。它並不純粹建立在他加祿語的基礎上。它也包含了其他菲律賓語言與方言以及英語和西班牙語的字彙。」(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1986:481-482)

換句話說，有別於 1970 年代時 Yabes 等人所主張的菲律賓語是直接建立在所有菲律賓語言和外語之上，Villacorta 所提出的菲律賓語卻是在 Pilipino 的基礎上再加以擴張的。實際上，Villacorta 對菲律賓語所下的這個定義，和原本 Pilipino 的意義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Pilipino 是 1935 年憲法的國語之稱呼，是建立在他加祿語的基礎之上所發展而來的國語，它本來就被預設要吸收其他菲律賓語言和外國語言的字彙。如果 Villacorta 的菲律賓語是建立在 Pilipino 的基礎上加以擴張，那麼基本上就只是延續了 Pilipino 原本的發展路徑而已。

除此之外，Villacorta 對於菲律賓語的另外一項主張是，它很早就已經存在，






甚至在 1973 年憲法發明出菲律賓語這個語言名稱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例如當他在回應 Davide 的質疑時，他這樣說：「主席女士，我們在這件事情上諮詢了許多語言專家，然後他們說，甚至在 1973 年憲法規定之前，就已經有一個語言在演化當中，我們可以正確地稱呼它為菲律賓語——一個從幾種菲律賓語言當中整合了不同字彙的通行語言。」(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1986:155) 對此，Bennagen 也補充道：「主席女士，早就已經存在一個通行語言了。當某個來自巴丹島的人遇到了某位來自宿霧的人，他們將發展出這種語言，儘管當時它並不是以菲律賓語這個名稱而廣為人知。」(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1986:155)

總結來說，Villacorta 和 Bennagen 所主張的菲律賓語包含兩項命題：首先，它是以 Pilipino 為出發點發展而來，而前面已經有提到，這個定義實際上只是 Pilipino 的再延續而已；其次，這樣的一種語言，在 1973 年憲法之前就已經存在了。綜合上述兩點，我們不得不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菲律賓語實際上就是 Pilipino，都是先以他加祿語的基本句構和字庫為基礎，再加以擴充其他菲律賓語言和外國語言的單字、片語和諺語。事實上，菲律賓語至今為止的發展，也符合這樣的描述。重點來了，為什麼他們要用這種方式來介紹同樣一種語言呢？

#### 肆、菲律賓語的「匿名性」

誠如第一章所述，「匿名性」的意識形態強調要適當地抽離出特定的族群，如此一來，它才能免於種族偏見的責難，並因此取得了中立、公正、客觀的立場。「匿名性」強調某種「不來自何方」、「不屬於任何人」的特質。有別於「本真性」非常強調語言的根源，「匿名性」則極力想要抽離根源。

但是真正的「抽離」只存在於理型上。語言基本上都是有可以考察出來的根源的，而且它常常也很難平等屬於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而不造成任何偏袒的情況。我們往往是透過選擇性的記憶和遺忘，來忽略一個語言的根源以及它所可能造成的不平等問題。



筆者認為，在 1986 年制憲大會上，Villacorta 和 Bennagen 之所以會用不同的說法、不同的名稱來包裝相同的語言，目的就是希望淡化他加祿語的色彩，讓大家忘記它的他加祿語根源，但是他們並不是要真的想要抽離出他加祿語。相反地，他們的目的還是想要維持著 1935 年憲法以來的國語發展議程。如果考慮到他們所引用的立場文件是出自 Ernest Constantino 之手，而 Constantino 在 1970 年代實際上是比較同情 Pilipino 的，那麼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他可能會想透過新的論述方式來延續原本的國語發展議程。

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就揚棄了「本真性」的意識形態。如同 Bennagen 在背書演說中所呈現的，面對英語這個最強大的語言競爭對手，菲律賓語必須將自身的正當性建立在它相對於英語的「本真性」成份上，而強調後者的殖民主義標籤與外來性。

## 第五章 結論



經過前面的分析，在本文的最後，要回過頭來回應在第一章所提出的三個問題：第一，菲律賓決定要發展菲律賓「民族語言」的理由是什麼？第二，菲律賓最初決定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發展基礎的原因是什麼？後來逐漸擴張國語發展基礎的原因又是什麼？第三，為什麼即便擴張了國語的發展基礎，使得它更具開放與包容性，仍有許多菲律賓人反對以菲律賓語作為國語？為什麼直到今天，儘管菲律賓語的使用基礎已經大為擴張，但是它仍然無法取代英語在菲律賓社會的角色，造就了菲律賓「雙語主義」(bilingualism)的社會結果？

### 1. 菲律賓決定要發展菲律賓「民族語言」的理由是什麼？

從第二章的介紹可以知道，在西班牙統治的末期，菲律賓的民族主義菁英不但沒有以語言作為民族主義的號召，反而以西班牙語的傳播作為政治改革的訴求。但是到了美國統治的時代，他們反而開始重視起「民族語言」的問題。

菲律賓的語言民族主義顯然是被美國的語言政策所激起的。在「慈善同化」意識形態的指導下，美國相較於西班牙與其他東南亞地區的殖民者更重視以教育作為殖民控制的手段，而英語教育更是殖民教育能夠運行的關鍵。美國也將英語視為具備民主精神和世界主義的語言，藉以主張英語在菲律賓社會的正當性，並貶低菲律賓本土語言的價值。

在美國統治期間，菲律賓人雖然被賦予極大的政治參與機會，不但可以出任地方政府的首長，也可以參選菲律賓議會或立法機構的議員，甚至加入菲律賓委員會作為行政權的一份子。但是這些政治機會大部分都以英語作為進入門檻，而在菲律賓委員會當中，菲律賓人雖然可以接掌大部分的職位，但唯讀不能接掌教育部門。

美國在語言政策上的壓抑與歧視，使得英語在菲律賓民族主義者眼中成為殖民主義的象徵，為了反抗殖民語言，自然需要有一個屬於菲律賓人自己的語言，這是國語問題興起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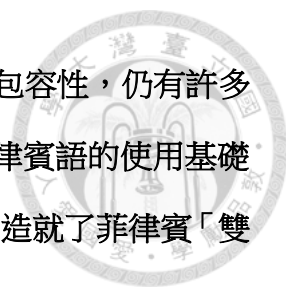
## 2. 菲律賓最初決定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發展基礎的原因是什麼？後來逐漸擴張國語發展基礎的原因又是什麼？

自西班牙殖民時代以來，菲律賓的發展一直有過度集中在馬尼拉的問題。馬尼拉作為菲律賓政治和經濟的中心，自然在語言、文化的發展上也比其他的語言來得有資本。馬尼拉不僅養得起比較多的報紙和刊物，也養得起比較多的文學家和語言學家。因此，早期的他加祿主義者從效益的角度來主張以他加祿語作為國語，並不是沒有他們的道理，況且他加祿語還在菲律賓革命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但是，政治權力、經濟資源和歷史敘事的話語權都集中在馬尼拉，正是其他族群所欲改變的秩序。如果我們稍微注意在當前的國語爭議中反對他加祿語的臉書粉專，例如 *Save Our Languages Through Federalism, Inc* 和 *Luzvimindan Project*，我們會發現，除了反對繼續以菲律賓語作為國語之外，他們也支持杜特蒂 (Duterte) 所提出的聯邦制改革，期待這項改革能夠讓菲律賓的發展資源從馬尼拉分散到其他地方。語言問題只是菲律賓長期區域不平等問題的冰山一角。

菲律賓不同族群之間的矛盾，從 1934 年制憲大會時就已經存在，奎松透過其政治手腕去修改憲法條文一事，更是為日後的衝突埋下火種。儘管在維持使用英語的情況下，他加祿以外的族群不會那麼反彈以他加祿語為中心的國語政策。但是隨著 1960 年代，純粹主義與排斥英語的氣氛越來越明顯，導致反對他加祿語的人開始集結，對國語政策展開挑戰。

面對 1971 年制憲大會的語言衝突結果，許多他加祿民族主義者雖然感到不甘心，但他們同時也理解到語言在菲律賓的分化特徵。等到他加祿族群隨著馬可仕的垮台而重掌政治權力之後，他們已經改採另一套「匿名性」的論述策略來包裝原本的國語發展議程。但同時，他們還是保留著「本真性」的意識形態來對抗英語。透過複合地使用「本真性」與「匿名性」的意識形態，他加祿語語言民族主義逐漸在英語和菲律賓的地方語言之間，掙扎出自己的生存空間。



3. 為什麼即便擴張了國語的發展基礎，使得它更具開放與包容性，仍有許多菲律賓人反對以菲律賓語作為國語？為什麼直到今天，儘管菲律賓語的使用基礎已經大為擴張，但是它仍然無法取代英語在菲律賓社會的角色，造就了菲律賓「雙語主義」(bilingualism) 的社會結果？

即便在 1986 年制憲大會以後，他加祿主義者已經調整了他們的論述方式，但是「菲律賓語」實際上仍是 Pilipino 的延伸，也因此仍是以他加祿語作為其內核。「菲律賓語」並沒有在實際上解決菲律賓長久以來的爭議。儘管它試圖以「匿名性」的意識形態來自我包裝，但反對者仍持續的對於「菲律賓語」的他加祿根源加以揭露。因此儘管菲律賓語隨著教育和媒體傳播，已經被菲律賓大部分的人口所知曉，但這並不代表所有的菲律賓人都將其視為能夠代表菲律賓人的「民族語言」，實際上，在能夠不講菲律賓語的地方，其他族群的人還是寧可講英語或是自己的母語。

菲律賓語之所以無法取代英語，除了來自其他族群的抵制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因為英語的經濟效用價值越來越高。菲律賓的海外移工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OFW) 和業務流程外包產業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 都十分仰賴菲律賓人的英語技能。英語因此成為菲律賓人無法擺脫的生計工具。於是，在菲律賓語逐漸擴張，但英語又無法被取代的情況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菲律賓社會呈現出「雙語主義」(bilingualism) 的現象。

# 參考資料



## 壹、中文書目

- 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譯自：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譯自：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New York: Verso.
- 鈕文英，2018，《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雙葉書廊。

## 貳、英文書目

- Abinales, Patricio N & Amoroso, Donna J. 2005.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Albert, Jose Ramon G.. 2013. "Many Voices, One Nation: The Philippine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Figures."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 In: <https://tinyurl.com/y49unphd>. Latest update 20 August 2013.
- Alcala, Angel C.. 1999.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 Studies* 47(1): 114-128.
- Aldana, Benigno. 1949.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the Philippines*. Manila : Philippines University Pub. Co.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and extended ed.). London, New York: Verso.
- Anderson, Benedict. 1998.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New York: Verso.
- Arañas, Patria G.. 1985. "A Note on Jesuits and Philippine Languages, 1581-1900."



- Philippine Studies* 33(2): 221-28.
- Benigno, Teodoro C. 2001. "Again, our damaged culture." *The Philippine Star*. In: <https://tinyurl.com/y43d9tuy>. Latest update 22 June 2001.
- Billig, Michael. 1995.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e La Costa, Horacio. 1961.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581-1768*.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lair, Emma Helen & Robertson, James Alexander. 1907.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vols 45-46. Cleveland, Ohio: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
- Brückner, Martin. 1999. "Lessons in Geography: Maps, Spellers, and Other Grammars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Republic." *American Quarterly* 51(2): 311-343.
- Census Office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920. *Census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take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Philippine Legislature in the year 1918*. Manila : Bureau of printing.
- ChanRobles Virtual Law Library.1998. "1987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In: <https://tinyurl.com/y5kuq4aq>.
-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CHED). 2013. CMO 20 s. 2013. In: <https://ched.gov.ph/cmo-20-s-2013/>. Latest update 25 Apr 2017.
- Constantino, Renato. 1970.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Filipin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1): 20-36.
- Doplon, Frances Paola G.. 2018. "The Supremacy of English in Philippin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Reconceptualizing English Education in a Multilingual Society: English in the Philippines*, ed. Isabel Pefianco Martin. Singapore: Springer, 29-46.
- Elliott, Jane. 2005. *Using narrative in social research :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 Escosura, Patricio de la. 1882. *Memoria sobre Filipinas y Joló, redactada en 1863 y*



- 1864 por el excmo. Madrid: Imprenta de Manuel G. Hernandez.
- Fallows, James. 1987. "A Damaged Culture." *The Atlantic*. In:  
<https://tinyurl.com/yaoh83qv>.
- Fernández, Mauro. 2013.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nish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I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Spanish: The Making of a Language*, ed. José Del Va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4-379.
- Fishman, Joshua A.. 1965. "The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Bilingu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49(3): 143-155.
- Fishman, Joshua A.. 1972.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wo Integrative Essays*. MA: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Inc.
- Gal, Susan & Woolard, Kathryn Ann. 2001. *Languages and Publics: the Making of Authorit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Galeon, Dom. 2019. "Our national language today." *Manila Bulletin*. In:  
<https://tinyurl.com/yxaq7mj5>. Latest update 4 August 2019.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onzalez, Andrew B. FSC. 1980.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Thus Far*. Quezon City: ADMU Press.
- Hardacker, Erin P.. 2013. "The Impact of Spain's 1863 Educational Decree on the Spread of Philippine Public School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uropean Education* 44(4): 8-30.
- Hau, Caroline S. & Tinio, Victoria L.. 2003. "Language Polic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In *Fighting Words : Language Polic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Asia*, ed. Michael E. Brown and Sumit Ganguly. Cambridge, MA : MIT Press, 319-349.
- Hayden, Joseph Ralston. 1942. *The Philippines: a study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Arno Press.



Hobsbawm, Eric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dependence congress. 1930.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dependence congress: held in the city of Manila, Philippine islands, February 22-26, 1930*. Manila: Publish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Dean maximo M. Kalaw, executive secretar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INQUIRER.net. 2019. "CHED refutes 'anti-Filipino' tag." In:

<https://tinyurl.com/y4ne59oq>. Latest update 29 May 2019.

Jørgensen, Marianne, & Phillips, Louise J.. 2002.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Jose, F. Sionil. 2019. "We Filipinos: O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Philippine Star*.

In: <https://tinyurl.com/y56fdnwr>. Latest update 28 July 2019.

Juan, David Michael M. San (Convener, Tanggol Wika). 2019. "Seven (7) Major Points to Convince CHED That Filipino and Panitikan Must Be Retained as Mandatory Subjects in College." In: <https://tinyurl.com/y57vwhef>.

Juan, David Michael M. San. 2014. "Debunking PH language myth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In: <https://tinyurl.com/y3db9vmx>. Latest update 17 August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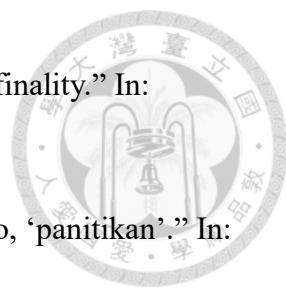
Martin, Dalmacio. 1980. *A Century of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1861-1961*.

Manila: Philippin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Meany, James J.. 1982. "Escuela Normal de Maestros." *Philippine Studies* 30(4): 493-511.

Paez-Hidalgo, Hidalgo; Saguil, Dan A. & Israel, Gina C.. 1987. "Socio-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Members of the 1986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Philippin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1(1): 36-64.

Philippines.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of 1986. 1986. *Record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Vol. IV. Quezon City: The Commission.

- 
-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019. "SC upholds K-to-12 program with finality." In:  
<https://tinyurl.com/y2fw4skk>. Latest update 26 May 2019.
-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019. "Group appeals SC ruling vs Filipino, 'panitikan'." In:  
<https://tinyurl.com/y52d99ob>. Latest update 27 May 2019.
- Philippines. Governor. 1905. *Report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 Rafael, Vicente L.. 2016. *Motherless Tongues: The Insurgency of Language amid Wars of Transl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Rappler. 2019. "KWF's Almario hits universities removing Filipino as a subject." In:  
<https://tinyurl.com/yxu7n3h9>. Latest update 27 May 2019.
- Richardson, James D.. 1917.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Vol XV. New York: Bureau of national literature, Inc.
- Rodao, Florentino. 1997. "Spanish Language in the Philippines: 1900-1940." *Philippine Studies* 45(1): 94-107.
- Supreme Court of the Philippines. 2018. "G.R. No. 216930, October 09, 2018."  
 Supreme Court E-Library. In:  
<http://elibrary.judiciary.gov.ph/thebookshelf/showdocs/1/64679>.
- Tanggol Wika. 2015. "Tanggol Wika versus Noynoy-CHED (Supreme Court Petition)"  
 In: <https://tinyurl.com/y439uluo>.
- Thompson, Roger M.. 2003. *Filipino English and Taglish: language switching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 Tollefson, James W.. 1991. "Revolutionary language policy." In *Planning language, planning inequality: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ommunity*, ed. James W. Tollefson. London: Longman, 136-166.
- Woolard, Kathryn A.. 1989. "Sentences in the Language Prison: The Rhetorical Structuring of an American Language Policy Debate." *American Ethnologist* 16(2):

268-278.

Woolard, Kathryn Ann. 2016. *Singular and Plural: Ideologies of Linguistic Authority in 21st Century Cataloni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abes, Leopoldo Y.. 1973. *Let's Study the New Constitution: The Language Provision*.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